

794.0

:73

總

636

543



緯

畧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緯畧十二卷宋高似孫撰似孫有剡錄已著錄似孫嘗輯經畧史畧子畧集畧騷畧及此書今惟子畧騷畧與此書存陳振孫書錄解題論其讀書以隱僻為博其作文以怪澀為奇然考證之學正不嫌其博而是編所引亦皆四庫所著錄非馮贄之流詭詞炫俗者比固不得以隱僻譏也明沈士龍跋又稱其慙騷招隱八風圖其穉穉馮牙之類全錄藝文初學北堂御覽諸書無所增輯知宋世編集不復具存摘用類書誇示宏肆是誠在所不免周嬰卮林譏其誤引金樓子以劉休元水仙賦為唐劉子元疎舛亦不能無然其言篤實無所贗託終出楊

慎丹鉛書卷之上亦考古書之類矣

緯畧卷一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宋高似孫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似孫既輯經畧史畧子畧集畧又輯詩畧事有逸者瑣者
爲緯畧蓋與諸畧相爲經緯不以彙分者可續也

漢唐詔

西漢詔令四百有一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載爲書五
十八篇又自五十八篇而後起衰周至五代千數百載間詔
令溫醇簡盡有三代遺法唯西漢耳其進退美惡不以溢言
沒其實其申飭訓戒皆至誠平白節緩而思深至叢脞大壞
之餘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當人心然猶陳義懇到雍容而
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風未泯爲不可及王通嘗以續典謨

訓誥誓命之文書雖不傳漢詔皆可考也唐開元中陳正卿纂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頌符檄議論謂之續尚書雖襲河汾之意然其書雜矣宋景文筆記曰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時宜對施行似健快然不可施于史傳余修唐書未嘗以唐人一詔一令載于傳者惟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也今觀唐史蓋無一詔如文景武宣之世吁難哉

喝

史記曰夏禹扇喝按淮南子曰文王葬死骸而九夷順武王蔭喝人于樹下而天下懷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割而戰士畢死感于恩也此但言蔭喝不言扇喝也京房易飛候曰有雲如大車蓋十餘此陽沴之氣必有暑喝抱朴子曰指冰室不能起喝死之熱望炎冷不能止噤凍之寒喝者暑沴也

少女風

劉孝威雨詩電舒長男氣枝搖少女風管輅別傳曰輅過清河太守時天旱輅曰今夕當雨時樹中已有少女微風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風雲興元氣四合大雨注傾易曰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又曰兌爲少女

欵乃

柳子厚漁翁詩欵乃一聲山水綠欵乃音煥乃音鬻唐劉言史

瀟湘詩夷女採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狀色新聞歌暖
迺深峽裏暖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言史之詩則
又以欵乃爲泣舜之餘聲夷女皆能之不必爲漁父棹船相
應聲也二字音雖同而字則異以欵爲暖以乃爲迺元結樂
府欵乃由曰誰能聽欵乃欵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
水清所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釣歌此聲始
歌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爲漁父行次山又有
欵乃歌五章章四句其序曰大歷丁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
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欵乃五曲舟子唱之蓋取適于
道路耳其中一章曰千里楓林烟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
橈靜聽曲中意好似雲山韶濩音審其末章亦是泣舜之意

也

蚊民

東方朔蚊賦曰長隊細身晝伏夜存一作存其屬惡烟爲掌所
捫臣朔愚戇名之曰民崔豹古今注曰河內有人嘗見人馬
滿地如黍米大取火燒皆作蚊蚋飛去因號蚊蚋爲黍民潘
子真詩話載紫姑神蚊賦曰其來續續紛紛如烟如雲嘗聞
之秦謂之蚋楚謂之民用東方朔賦中字也

賦體

梁武帝賦體曰草迴風以照春木承雲以含化芳競飛于陽
和花爭開于日夜樂萬類之得所豈此心之云舍欣分竹其
厲精慙戎車之屢駕梁任昉賦體曰俶征侶兮艤行舟奉

命兮不俟鴛屬軒軌之易循值堯民之可化慙儒雉之聲朝
惡鰥魚之在夜奉玉簡之陸離侍金罍之云舍 梁王僧孺
賦體曰維沓兮翠旌容與兮龍駕新桐兮始華孔雀兮初化
思治兮終明求人兮永夜竟大德之未訓何飛光之徒舍
陸倕賦體曰奉欽明之睿后沐隆平乎元化參振鷺之充庭
侍長徒之曾舍冀無恨於終南豫告成于芝駕雖就列而陳
力終胡顏于長夜六朝人好作賦體今錄數家於此

食雪

單于幽蘇武置大書中絕不與飲食兩大雪武卧齧雪與羶
毛並咽之段熲破羌虜後復下馬大戰力盡虜亦引
退且行晝夜食雪四十日 陳剛時食雪天山近思歸海路

長王維詩路繞天山雪家臨海樹秋温庭筠詩紅淚文姬洛
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三詩皆用蘇武事而庭筠末句甚奇

旁午

儀禮曰度尺而午注曰一縱一橫曰午漢書霍光傳曰使者
旁午師古曰一縱一橫爲午猶言交橫也蓋用此劉向傳曰
螽蟥蚤午如淳曰蚤午猶言雜沓也

洗玉池銘

東坡爲龍眠李伯時作洗玉池銘曰世忽不踐以用爲急秦
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趙璧婦玩一作曾璜
盜竊鼠亂鄭璞鵲抵晉棘維伯時父弔古啜泣道逢玉人解
驂推食劔珮瑛瑛錯落其室晚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

久就淪蠶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就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
父琅然環玦愛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仲和
父銘之維以咏德按伯時石刻序跋曰元祐八年伯時仕京
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峽州各彥馬臺石愛而致之齋中
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斲石為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
刻其形於四旁子為子銘其骨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者
凡一十六雙琥璩三鹿盧帶鈞琫琕滿瑑杯水蒼佩螳螂鉤
珮柄珈瑱拱璧是也伯時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卽其家
訪之得于積壤中其子頌以蘇文有禁磨去銘文以授使者
於是置宣和殿十六玉唯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內府
矣伯時序跋世不多見庸載于此

寧馨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為去聲劉夢得贈
日本僧智藏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為
平聲蓋王衍傳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
南史曰宋王太后疾篤使喚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
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所謂寧馨者
晉宋間人語耳今吳人語音尚用寧馨字為問猶言若何也
東坡詩六朝文物餘邱壘空使英雄笑寧馨張謂詩東坡詩
用寧馨為是

遺母鮓

世說曰陶侃作魚吏以坩鮓餉母母返書責侃曰汝為吏以

物見餉非推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按列女傳孟宗爲監魚
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曰吾老爲母嘗言唯飲
彼中水何吾言之不從也乃還鮓於宗宗扶伏遂沉于江二
事相類有如此者魚更爲監魚字佳謝元與妹書曰昨出釣
獲魚以爲三坭鮓今奉送亦用坭字說文曰鮓藏魚也藏魚
二字更佳坭音能纂文曰大坭爲坊
東宮舊事曰白坭五枚

貝經

師曠有禽經浮邱公有鶴經雖相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
至蟲魚有龜經魚經宋仲所傳貝經怪奇今錄於此仲受經
於琴高嚴助爲會稽太守仲遺助以徑尺之貝並致此文曰
皇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貝端靈奇之祕寶其有次此者貝盈

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
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障霞
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
脊以逐濕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
穆王得其殼懸於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鼃可以明目遠察宜
玉宜金南海貝如珠如礫或白皎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
一作貝使人寡慾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
驚無以親童子黃唇點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病瘡黑鼻無
皮是也一作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
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肉殼赤絡是也醫貝使童子愚女
人淫有青唇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唇是也

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晝伏迷鬼狼豹百獸赤
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布帆無恙

顧愷之為殷仲堪參軍嘗因假還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
大敗愷之與仲堪賤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
帆無恙楚辭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耳爾
雅曰恙憂也漢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
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如被蟲食心邪凡言
無恙謂無憂耳戰國策曰趙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
亦無恙耶說苑曰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
無恙乎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曰拜其無恙蘇

氏演義曰時人以無憂疾謂之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
有獸食人咋人則病罹人則病名之曰獺恙也常近人村
落入人屋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人得無憂疾謂之
無恙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
人心大患苦之凡相問云無恙

五星聚

四星聚附

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之而興

蒼得天下之祥
春秋元命苞
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

歲星也

李奇曰歲星得其正度其四星北行故曰從也孟康曰歲星先至為主漢天文志崔浩考古今歷云五星

以前三月聚東井按晉天文志東井三十三度分野最潤以
乾羅度論之一度二千九百餘里則東井之分合十萬里石
氏星經曰是年歲星在東井五星皆從故為有天下之
象然以左氏歲星合之又復不然蓋左氏論其常也
五星

旋于冀方而魏有天下典畧元帝登阼是歲鎮太白星等聚于牛女之間晉陽皇朝太宗卽位五星在奎居兗州地分太宗時爲晉王領兗海漢史岑出師頌曰五星曜宵映素靈夜煥晉傳元高祖像贊曰五星協象神母告

乾鵠

詩人以乾鵠對濕螢唯王荆公以爲虔字音見於鵠之疆疆易統卦曰鵠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悼騷愍騷

後漢班彪悼離騷曰夫華植之有零茂故陰陽之度也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惟達人之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

詔而尺蠖體龍蛇以幽潛 晉摯虞愍騷曰蓋明哲之處身固度時以進退秦則攄志於宇宙否則澄神於幽昧摘之莫究其外函之罔識其內順陰陽以潛躍豈疑滯乎一槩 漢賈誼弔屈原文曰鸞鳥伏竄兮鴟梟翔翔謂隨夷爲溷兮踞蹠爲廉莫耶爲鈍兮鉛刀爲銛騰駕罷牛驂蹇驢驥垂兩耳服鹽車所貴聖人之神德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豈云異夫犬羊 後漢蔡邕弔屈原文曰鸚鵡軒翥鸞鳳挫翮啄一作琢碎琬一作瑩寶其銜甌皇車奔而失轄執轡忽而不顧卒壞復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 宋顏延之祭屈原文曰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闕三公弔屈原之辭筆力皆高併錄於此

著

梁范筠咏著詩曰數奇不可偶性直誰能紆頑瘳伏靈異祥
雲降溫腴 晉傅元著賦曰邁衡德於青陽混百卉而萌生
逮朱夏而修茂暨商秋而堅貞雖離霜而未彫與潛龜乎通
靈於是原極以道形極以度以類萬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故
豈惟終始於事業乃參天而倚數洪範五行傳曰著之為言
者也草木之壽知吉凶者也此說甚奇 夫撰著之法四十九
謂之無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焉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
于一動則唯觀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
此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

碧芙蓉頌

顏延之碧芙蓉頌曰澤芝芳豔擅奇水屬練氣紅荷比符纒

玉擢麗滄池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躅水屬二字全未
見人用齊王融謝紫鮮啟曰東越水羞實罄乘時之美南荆
任土方揖鮓魚之味劉孝威謝藕啟曰凡厥水羞莫敢相輩
水羞二字亦新

招隱詩

晉張華招隱詩曰隱士託山林遁世以保真連惠亮未遇雄
才屈不伸又詩棲遲四野外陸沈背當時循名奄不著藏器
待無期義和策六龍弭節越崦嵫盛年俛仰過忽若振輕絲
晉張載招隱詩出處雖殊途居然有輕易山林有悔恡人
間實多累鸕雛翔窮冥蒲且不能視鶴鷺遵臯渚數為矰所
繫隱顯雖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山火芝艾豈相離去來

捐時俗超然辭世偽得意在邱中安事愚與智 晉張協招
隱詩結宇窮嵐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閒山岫峭且深凄
風起東谷有滄與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隴
雉寒猿擁條吟谿壑無人迹荒楚鬱蕭森投竿修岸垂時聞
樵采音重棋可擬志回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爲道勝貴陸沈
遊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晉閻邱冲招隱詩大道曠且夷
蹊路安足尋經世有險易隱顯自存心嗟哉巖岫士歸來從
所欽右晉人招隱詩四家今錄于此昭明所采招隱唯左太
冲陸士衡王康琚耳

箕子名

司馬彪莊子注曰箕子名胥餘書傳所不載

楚辭

楚辭曰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
偉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卷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
其壁呵而問之以洩憤懣舒寫愁思讀此則九歌之意全本
於此圖畫鬼神之間猶足以洩憤懣寫愁思况其餘乎今觀
屈宋騷辭所以激切頓挫有人所不可爲者蓋皆發于天如
羌諍蹇紛侘傺些只者楚語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
也蘭茝荃葍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以其風土形於言辭故風
雅比興一出於國風二雅之中不可及已嚴助薦買臣召見
言楚辭帝甚說之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辭者九江被
公等自漢以還文人詞客慕其一作摹擬軌躅摘華競秀而識其

體要者亦寡爾後才士但襲其體追其韻言雜燕粵事兼夷夏亦謂之楚辭失其旨矣

湘君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舜后不當稱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又曰天帝之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曰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於滄汭舜旣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死於蒼梧之野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羅含湘中記曰舜二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黃陵廟碑曰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旣有湘君

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爲君女英爲帝子如山海經凡言帝者皆爲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帝之下都帝之平圃至言帝俊帝顓兼稱其號其以娥皇女英曰帝之二女者其稱謂審矣九歌所謂帝子者亦本山海經言之禮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康成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者爲次妃帝堯因爲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曰天子娶十二卽夏制也康成之論本取帝王世紀耳世紀曰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

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為有據依又按秦紀曰死而葬焉今王逸以為溺死非矣

玉帶

王荆公作謝玉帶表甚恨無玉帶事既上表有客失記姓名曰何不用虹玉圍腰公惋悵良久虹玉圍腰四字出常袞謝賜玉帶表可謂奇事李賀詩曲沼芙蓉波腰圍白玉冷便不及常公四字薛逢詩帶文瑤白玉符理象黃金帶文二字亦佳如李賀又用金魚公子夾衫長密裝腰鞞割玉方玉方二字亦佳賀詩又云越衫羅袂迎春風玉刻麒麟腰帶紅王光庭詩玉碾盤龍帶金裝鳳頸驄李郭詩玉雁排方帶金鵝立仗衣此三詩當時侍衛供奉之人所服者然唐制三品以上皆服

玉帶韓愈詩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

茂陵中書

武帝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棺中元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及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書盛以金箱卷後題日月是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箱及書奏上之武帝時左右見之流涕曰此是帝崩時殯物宣帝愴然以書付茂陵內宋元憲公詩怪牒汲郡來幽經茂陵聚此事與蘭亭入昭陵相類尚書故實曰唐太宗酷好書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良以蘭亭為第一丈二尺為一軸內行書有五十八卷褚遂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江南別錄曰鄭元素溫韜之甥也從韜入昭陵見太宗散髮以玉架桁之元堂兩廂皆名搨以五金之匣藏鍾王墨蹟僅千軸蘭亭亦在其中是時散在人間不知流落何所

黛

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畱客後漢書曰明德馬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闕補之如粟宋起居注曰西河王沮渠蒙遜獻青雀頭黛百斤說文曰騰畫眉也騰與黛同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代其處也通俗文曰染青石謂之點黛武元衡詩豔歌愁翠黛寶瑟思清商張謂詩殘粧添石黛豔舞落金鈿用石黛二字正用通俗文也

脂澤

蔡邕女誡曰傅脂則思其心之和澤髮則思其心之潤馮衍集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世說曰江淮以北謂面脂爲面澤釋名曰澤人髮恒枯

瘁以此濡澤之膏脂以丹作象膏赤也北史后妃傳曰晉舊儀典櫛三人掌宮中櫛膏沐膏沐二字出詩豈無膏沐王維詩邀人傅脂粉不自著羅衣此言脂也夏英公詩絳唇不敢深深注却怕香脂汚玉簫用脂字尤妙温庭筠詩蘭膏墜髮紅玉春燕釵拖頸拋盤雲卽澤也

熊經鳥申

莊子曰吹煦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魏志曰吳普常問道於華佗佗謂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如搖動則穀氣易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以其常動故也是以仙者法之及漢時有居士舊爲導引之

事熊經鵠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汝可行之一曰彪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病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普行之年九十餘春秋繁露曰猿長臂所以壽好引其氣也陸龜蒙詩所以親通客兼能助五禽宋景文詩五禽習雜作戲探仙術萬法觀空證法緣又詩驚猿參唳鶴伸鳥雜熊經

龜息

抱朴子曰城陽邾儉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飢見冢中先有大龜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素亦聞龜能道引乃試隨龜所為遂不復飢百餘日後人有偶窺冢中見儉而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拘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南方經曰南方老人以龜支牀行二

十年老人死而龜猶活以龜吐納息也王維詩鳩形將刻杖龜殼用支牀許渾詩遊從依野鶴休息過靈龜宋景文公詩度日銜花翻翠鳥經年支榻養靈龜

笳却敵

晉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則又流涕並棄圍走劉疇為羣胡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為出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羣胡垂涕而去二公皆以笳聲却敵真壯士也

鷄鳴度關

鷄鳴度關皆曰孟嘗君出秦關中鷄未鳴關未開下客為鷄聲羣鷄和之乃得出然燕太子丹質于秦逃歸到關丹為鷄

聲遂逃前乎此已有之矣

獵碣

周宣王石鼓文章應物韓退之最所贊善如老杜李潮八分小篆歌亦曰陳倉石鼓亦已訛唯歐陽公以爲可疑者三蘇勗載記曰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所篆周宣王所創獵碣二字甚生蘇氏用此必有所據任昉述異記曰崆峒山有堯碑禹碣亦用碣字

燒香

佛圖澄傳曰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勅龍取水乃置澄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李相之賢已集曰燒香蓋始于此按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

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

此事又在佛圖澄之前也

千弩俱發

漢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外爲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敵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轉戰攻之千弩俱發應絃而倒敵走上山漢軍擊殺千人單于大驚丞相亮出軍圍祁山魏司馬宣王使張郃拒于祁山亮糧盡軍還至清風木門郃追之亮駐車大削樹皮題曰張郃死此樹下預令兵夾道以數千弩備之郃果至千弩俱發射郃而死

袁希之列傳

龐涓追孫臏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

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讀之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涓乃自頸曰遂成豎子之名史記此言萬弩俱發也

解鳥語

和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一卷

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爲大史曉鳥語

謝承後漢書

楊宣爲河內

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

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益州耆舊傳

秦仲知百鳥之音與

之語皆應

史記

管輅聞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東

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父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泉之際告

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五人來告隣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

人與夫有嫌來殺我聲

管輅列傳

解六畜語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嘗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

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

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

不信往視馬曰竟眇

論衡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人白馬先鳴而

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此馬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左曰盲者

是吾子也可告之快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果逢黃馬而

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者應之其盲果白馬子

抱朴子

介葛

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

左傳

東方有國人數數

解六畜語蓋偏智之所得矣

內傳

廷尉沈僧照校獵中道而還

左右問其故荅曰國有邊事當選人丁何以知之荅曰南山
彪嘯所以知爾梁典

陸羽水品

一廬山康王谷簾水

二無錫惠山石泉水

東坡詩開攜天上小團
月來試人間第二泉

三蘄州蘭溪石下水

四岐州扇子峽蝦蟆口水

五武邱寺井水

六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

七揚子江南零水

八洪州西山瀑布水

九桐栢淮源水

十廬山龍池山頂水

十一丹陽觀音寺井水

十二揚州大明寺井水

十三漢江中零水

十四歸州玉虛洞香谿水

十五商州武關西落水

十六吳松江水

十七天台千丈瀑布水

十八郴州圓泉水

十九嚴陵灘水

二十雪水

劉伯芻水品

張又新煎茶水記曰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較之陸氏品固有異同也

一揚子江南零水

二惠山石泉水

三武邱石井水

四丹陽觀音寺井水

五揚州大明寺井水

六吳松江水

七淮水

最下

六一居士曰陸羽茶經其論水曰山水為上江水次之井水為下又曰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激勿食食之令

人有瘦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其說止于此未

嘗品第天下之水也張又新煎茶水記曰代宗朝李季一作秀

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命謹信者操舟取南零水至陸

以杓揚水曰非南零者既傾而半陸曰此南零矣使大駭曰

至岸舟蕩覆半挹岸水增之李德裕嘗令所親取揚子江中零水其人醉忘乃汲石頭城水

以給之德裕能辨其非是蓋不止羽能辨也德裕好惠山泉置驛取水有僧言長

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

一曰此惠山泉水也又饒為罷水驛東坡愛玉女洞泉日致兩瓶恐為使者所給因

破竹為契使寺僧藏其一為信謂之調水符洞在大秦寺按蒲元傳曰元性多奇思於斜

谷為諸葛亮鑄刀三千口刀成以漢水鈍弱不任淬乃取水

蜀江水至元曰水雜涪水不中用取水者捍言不雜元以刀

畫水言維水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以涪水八升
益之然則別水固有此事淄澠之辨蓋始于易牙也易牙各
字也見孔穎
達左傳疏如東坡汲江水煎茶詩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
鈞石取深清此二句直入茶泉理窟夫天下名泉不知有幾
豈止如二公所品而已哉歐公汝陰詩水味甘于大明井山
谷省中烹茶詩閣門并不落第二竟陵谷簾空誤書謂此也

緯畧卷一

緯畧卷二

五神車

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雪深丈餘甲子平旦不知何神五
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門外王使太師尚父謝五大夫賓幸
臨之尚父使人持粥一器出進五車兩騎主曰不知有名乎
曰南海神曰祝融東海曰勾芒北海曰元冥西海曰蓐收河
伯雨師請使謁者于殿下門內引祝融五神皆驚相視而嘆
徐陵雪詩明朝闕門外應見海神車李嶠詩大周天闕路今
日五神車劉庭琦雪詩姑射山中符聖壽芙蓉闕下降神車
蓋用此事

周玉律

晉諸公讚曰世祖時以荀勗所造律得周時玉律比較正同
荀勗奏曰中所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其三具與杜夔左
延年法同周庚信上玉律表曰零陵廟前徒尋舜瑄始平城
下空論談天上制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
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合等至于分粟累黍量茲數籥仰稟
聖規參詳神思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鍾不待金
門之竹而匱琬事輕般倕慮淺不足展采成均增輝度量庚
開府之文亦佳作也

魚先至

大戴禮曰二月祭鮪鮪者魚之先至也月令曰季春薦鮪于
履廟注曰進時美味也毛詩義疏曰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
行得上過者便爲龍門乃禹辟而大之故言鑿

三素雲

修真入道祕言曰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綠白雲者爲三元
君三素飛雲也乘八輿之輪上詣天帝天子候見再拜自陳
某乞得侍給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曰昇天
一云出洞真黃老經
唐試進士以立春日望三素雲詩爲題蓋出于此陶宏景水
仙賦曰迎九元於金闕望三素於太清李義山送宮人入道
詩九枝燈外朝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吳筠詩瓊臺劫爲仞
孤暎大羅表常有三素雲疑光自飛繞黃庭經注曰紫青紅

謂之三素雲

蘇魏公作春帖子詞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許冲元春帖子詞三素雲飛依北極

九農星正見南方鮑溶溫泉宮詩山蒸陰火雲三素落日溫泉鷄一鳴

代將

樂毅為燕王合五國之兵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以屬燕
唯莒卽墨二城未下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
而使騎劫代之樂毅奔趙戰國策秦師伐趙王使廉頗禦之頗
固壁不戰趙王惑秦之間以趙奢之子代頗趙師大敗史記晉
杜預都督荊州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
害之地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請
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晉軍將
至將帥移易傾蕩之勢竟殄滅焉晉書成敗之機在于信間輕

易有如此者

老將

史記曰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攻荆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
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
王將軍老矣何怯也翦謝疾歸老子穎陽李信攻鄢郢破之
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得頓舍
大破李信軍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穎陽謝翦曰不用將軍
計李信果辱秦將軍獨忍棄寡人乎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
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
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聽將軍計耳於是
王翦將六十萬人代信擊荆大破荆軍虜荆王負芻平荆地

爲郡 西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耳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喻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欲一鬪而死可得耶 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之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夫翦充國援以區區老臣策

使酒

勲秦漢李廣之視三子特伯仲間耳請擊匈奴上以其老不許竟坐數奇引兵失道豈非天哉

漢書曰灌夫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漢季布任俠有名孝文時召爲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宋孔顛使酒仗氣醉則彌日不醒僚案之間多所凌忽

月竈

顏延年詩月竈來賓日際奉土竈窟也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呼穿土爲竈木元虛海賦曰大明鑣轡于金樞之穴注日月窟也

琴心三疊

黃庭經云端居藥珠十九年琴心三疊化胎仙梁邱子曰三疊琴心三丹田也黃庭經一曰琴心文大率黃庭妙處全以三丹田為根吐納為用也

真真

聞奇錄曰唐趙顏於畫工處得一圖畫美女工曰神畫也呼真真百日即應果如其言一友人以為妖贈之寶劍欲斬之真真曰某南嶽地仙也君呼妾來今又疑妾妾不可住即攜其子上圖圖上添一小兒矣簡齋一作山谷墨梅詩窗間光景晚來新半幅溪藤萬里春從此不貪江路好賸拚心力喚真真

五圖

鮑明遠詩五圖發金記九籥引丹經采芝法有五故曰五圖

出太清金匱記仙經有九轉金液丹法故云九籥沈休文詩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五藥草木石蟲穀也三芝石芝靈芝肉芝

截肪蒸栗

玉書稱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鷄冠黃伴蒸栗魏文帝書或問玉符曰赤如鷄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王逸唐寶記曰元黃天符色如蒸栗澤若凝脂仙人山元卿新宮銘曰碧瓦鱗差瑤階肪截用肪截奇甚

白瑤宮

李賀卒母夢賀言上帝建白瑤宮令作記又初疑虛殿使某纂樂章今為神仙中人甚樂也物類相感志上帝遷都于月圃構

新宮命曰白瑤召李賀為記塵外長吉忽晝日見一緋衣人

駕一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

長吉了不能讀倏下榻叩頭言阿嫗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

笑曰帝成白玉樓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道

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氣聞行

車嗥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

竟死李義山作義山之傳蓋得於長吉姊嫁王氏者

文君詠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死文君為作詠列女傳曰柳下季死妻自為詠門人不能損一字古人已如此

噫占

隨筆謂終風詩願言則噫鄭氏箋曰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噫

也今俗人噫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此風自古已有之按

漢藝文志有噫耳鳴占十六卷其多如此則噫者亦古人深

以為事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鼾噫是為病也

習舊事

黃瓊遷尚書令明習故事李直為侍中章帝西謁園陵直

陪乘問舊事輒對東觀漢記蔣疊為太僕久居臺閣明習故事

在九卿位數言便宜奏議可觀胡廣為太傅時年八十四

練達事體明解朝章屢有補闕之益京師號曰萬事不理問

伯始龔遂拜尚書侍郎彌綸舊章深識典故每入朝奏事

當廷所問因時捷對謝承後漢書王傅拜尚書習漢家舊事在

臺歷載夙夜警戒內外不漏 喬揚拜尚書明習國家舊事
故幹機密之職夙夜周慎退食自公 劉裕爲尚書侍郎自
在臺閣閑習國家故事每有奏議決之於口 魏王粲拜侍
郎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典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定之
李固薦楊淮累世服事臺閣練達舊典益部耆舊傳 刁協爲左
僕射時中興草創協以早歷中朝多諳諸事朝廷政體一稟
於協晉起居注

三 故事之始

韋賢爲丞相老病乞骸骨罷歸丞相致仕自賢始 封丞相
宏爲平津侯後以爲故事丞相封侯自宏始 梁邱賀爲郎
祠孝昭廟賀筮有兵謀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

此始 武帝征伐四夷令民產子二十歲乃出口錢口錢自
此始 惠帝遊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
獻之宗廟獻果由此始 諸葛豐爲司隸舉節收許章章自
歸上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任隗爲大匠建武以
來常侍謁者大匠置自隗始 尚書郎舊典科補長史鄭宏
爲僕射奏臺職任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補二千石自此始
魏許褚從太祖征馬超韓遂破之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中郎
號自此始 崔邑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侯
自此始 鄭默拜大鴻臚母喪舊法旣葬還職默陳懇至久
而見許聽大臣終喪自默始 傅初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
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大夫給導自此始 石苞拜

驃騎加侍中羽葆鼓吹出參軍於都督無敬孫楚揖於苞更相表上故參軍有敬自楚始。謝尚採拾樂人制鍾石以備太常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中宗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近代以來唯爵謚宜體前訓使行以謚彰中宗納焉公卿無爵而謚自導始。何法盛晉中典書王導拜丞相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中宗契濶布衣匪止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無不親拜山陵哀動左右拜陵自導始。晉書後魏李崇除襄州刺史懸鼓捕盜諸州置樓鼓自崇始。後魏書

諮政

漢張禹居家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董仲舒去位歸家

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趙充國乞骸骨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後漢喬元徵拜大鴻臚老乞骸骨經傳有疑使小黃門就問之。晉劉寔以侯就第懷帝詔曰國之大政就諮于君

給札

上讀相如子虛賦善之召相如相如曰此諸侯之事未足奇請為天子遊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乃為上林賦。史記荀悅志在獻替。一作納帝好典籍常以班固前漢書文繁難省乃令依左氏傳體以作漢紀辭約事詳詔尚書給筆札。後漢書張華有文才晉儀制度釐革初有司給筆札多所損益。王隱晉書

文章不起草

北齊杜弼從高祖破西魏命為露布手即書絹曾不起草
魏收以文章見知奉詔為封禪文下筆便就不起草藁

重席

戴憑正旦朝賀帝與羣臣說經義不通輒奪其席憑重十五

席 殷亮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席八九殷氏世傳

鹵簿

蔡邕獨斷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小駕有法駕
大駕屬車八十一乘祠天於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
鹵簿中興以來希用之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河南尹執
金吾洛陽令奉引小駕屬車三十六乘祠宗廟則用之後漢

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卿大將軍驂乘賈誼過秦論
曰伏屍百萬流血漂鹵孔璋檄文曰伏屍千萬流血漂楸鹵
乃從木通典所載鹵簿則戰楸居外刀楸居內漢書注曰楸
大楸也復古編鹵所以進船或作楸字鹵者干櫓之義簿者
寄籍之稱也應劭有漢官鹵簿圖古祕畫珍圖曰有天地郊
祀鹵簿圖一卷大駕鹵簿圖三卷晉有鹵簿圖一卷齊有鹵
簿儀一卷陳有鹵簿儀三卷鹵簿圖一卷唐世鹵簿正用漢
制行列次第並著儀衛志唐王象有畫圖鹵簿圖皇朝天聖
中王欽若撰鹵簿圖三卷皇祐中詔修鹵簿圖宣憲宋公修
撰凡十卷至燔梁不得其義爾雅曰燔牛犇牛也此獸抵觸
牛于梁首以碧油囊之劑宣和間亦修鹵簿圖温庭筠詩早
楚歲時記說與爾雅同雁驚沉細波

起晚花鹵轉龍飛同此施之舉引者也張祐詩晏車悲鹵簿
黃樂過蕭韶王建詩拜陵日到公卿發鹵簿分頭入太常此
施之凶禮者也謝朝獻詩鹵簿山川暗琵琶道路長此施之
于臣下者也清畫詩紅塵驅鹵簿白羽擁嫖姚此又兵事也

天公牋

晉劉謚之與天公牋曰昔辛酉之際遭湯旱流烟今子亥之
歲值堯水滔天火延其廬水壞其田何人小子頓偷雙船由
是行無擔石室如磨懸 宋吳道元與天公牋曰道元居在
城南接水近塘草木幽蔚蚊蚋所藏茆茨漏宇纒容數牀無
有高門大屋來風致涼積汗累燠體曰萎黃未免夏暑逆愁
冬霜闕則兩幅之薄被上有牽綿與做絮徹以三股之絲縈
聯以四升之麤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伸腳
則足出學蹠則脊露 王逸天問章句曰天問者屈原之所

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劉禹錫問大鈞賦
先儒有言其不然者而况牋耶柳宗元天對精深瓌古成一
家言離騷而後一人而已

八風

易通卦驗曰冬至廣莫風至詠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赦
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
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
土功祀四鄉秋分閭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
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則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
生王當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也 春秋考異郵曰八風殺
生以節翱翔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達生也距猶起也自冬

至後四十五日而立春此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惠

也春分之候庶衆也陽以施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精

芒挫收也立夏之候挫猶止也時養麥之屬秀四十五日景

風至景者強也強以成之夏至之候也強四十五日涼風至

涼風者寒以閉也立秋之候也閉收也四十五日閭闔風至

閭闔者當寒大收也秋分之候也閭闔盛也時盛四十五日

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化合也立冬之候也未化

陽也月令曰天地不交而閉塞成冬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滿也

冬至之候也言冬物無風之為言萌也其立字虫動于几中

者為風虫動于几言陽氣無不周也明昆虫之屬得易緯

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至東北風春分明庶風至東方

風立夏清明風至東南風夏至景風至南方立秋涼風至西南

秋分閭闔風至西方立冬不周風至西北風冬至廣莫風至北方

呂氏春秋曰何謂八方風東北曰焮風高誘注一東方曰

滔風一日明東南曰薰風一日清明風南方曰巨風一日

西南曰凄風淮南子西方曰飈風一日閭西北方曰厲風一日

不周風北方曰寒風一日廣避風

避風

養性經曰治身之道春避青風夏避赤風秋避白風冬避黑

風孫思邈論衛生以為入當避暗風箭風者蓋此之謂也

風經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抑揚奔厲天之怒風也

晉江道風賦所謂若鸞厲狂觸物怒號捲揚江海回拔陵峭
此蓋用莊子中事喜風二字未經人用也

雲貫耳

韓休喜雨賦曰天垂貫耳之雲神召離星之月此二語瓌新
之甚按天文集要曰北斗不欲雲覆之有黑雲覆天大雨休
正用此事

漢唐人物

公孫宏傳贊曰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
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律令則趙禹張
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

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
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儀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
纂緒洪業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邱賀夏侯勝韋元成嚴彭
祖尹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
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宏邵
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顏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
述於世叅其名臣亦其次也後世非唯無此人物亦無此文
章每讀此爲之大息以武帝人才之盛而固所贊殊不及相
業也王珪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房
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珪對曰孜孜奉國知
無不爲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

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處煩理劇眾務畢舉臣不如戴
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
嫉惡好善臣于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
各以為盡已所懷謂之確論此殊有典謨氣象唐人物品之盛
至如此似非漢所及

御撰晉書

晉書之首置以御撰今觀天文志曰天聰明自我人聰明以
民為人太宗不應自避其名又洛書乾曜度以乾為甄太宗
又不應為太子承乾避也只是史官所修間有經御覽裁整
者謂之御撰則不可也

白麋

晉中興書曰中興所在獻白麋王述有上白麋表曰毛色潔
素斯誠嘉祥按穆天子傳有曰天子賜黃金之鹿白銀之麋
正謂是也爾雅曰麋牡麋魚矩反牝曰麋音栗其子麋音助

棋

後漢馬融圍棋賦曰三尺之局為戰鬪之場陳聚士卒兩敵
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先據四道守角依旁緣邊遮列往
往相望離離馬首連連鴈行踔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
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雜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
固為所唐突深入貪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後並沒計功
相除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拾棋欲疾營或窘乏無令詐出深
念遠慮勝乃可必 晉曹摅圍棋賦曰二敵交行星羅宿列

雲會中區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張甄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降要勝後復尋道爲場頻戰累鬪夫保角依邊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鬪共生皆自并也持棋合連擇地形也覽斯戲以廣思儀羣方之妙理訝奇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旣平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 晉蔡洪圍棋賦曰旅進旅退二騎迭驅翻翻馬合落落星敷各嘯歌以發憤運變化以相符乍似戲鶴之干霓又類狡兔之繞邱散象乘虛之飛電聚類絕貫之積珠然後枕以大羅繕以城郭綴以懸險經以絕落眇望翼舒翱翔容與彎掌南指情實西射揚塵奮迹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棋是陳靜昧無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聲手

俱發喧譁擾色類不定次措無已再衰三竭銳氣已朽登軾望軼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鬪奔競勢使揮謙攜手詆欺朱顏妬嫌然局不宏席子不盈捲乘二儀之極要握衆巧之至權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蠖舒則龍蟠崔嵬雲起巉巖浪傳崑崙山結沓如霧分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星之互奔殿未結而奠了隸首不得窺其門局覆亂而不惑妍一作研桑不足識其源或設死而稱枉臯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胥后夔不足以之讚亂云勢貌多矣孰能究傳遠求近取予一以貫 梁武帝圍棋賦曰圓奩象天方局法地枰則廣羊文犀子則白瑤元玉方眼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布將士列兩陣驅雙軌徘徊鶴翔差池燕起用忿兵

而不顧亦焉河而必危無成術而好鬪非智者之所爲遲疑
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爲防敵
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爲強
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計窮欲佻巧而行
促劇疎勒之純適甚白登之困辱或龍化而超絕或神變而
速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而待兔或有少基已有活形矣
不爲倅得不爲榮若其困戰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
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
多致敗亡雖蓄銳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猛獸之將擊亦
俛首而固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于所忽功墜于垂
成至如玉壺銀臺車箱井欄旣見知于曩日亦在今之可觀

或非劫非持兩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
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或營邊鄙
或先點而亡或後撤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之安思
盡戲奕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祕 梁宣帝圍棋賦曰蜂起百
塗縱橫萬制或無厭而反失或先贏而後濟 後漢班固奕
旨曰或虛設豫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起
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關壞頽不振有似瓠
子汎濫之勢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
取償蘇張之姿參分有二伐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徐行保
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
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

失古今畧備 魏應瑒奕勢曰蓋棋奕之制所由來尚矣有
像軍容戰陣之紀旌旗旣列權慮蜂起絡繹雨集魚鱗雁峙
奮維闡翼固衛邊鄙或飾遁偽旋卓輾駟列羸師延敵一乘
虛絕歸不得合乃見擒滅淮陰之謨拔旂之勢也或匡設無
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麾中基旣捷四表自虧亞夫
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雲合星羅侵逼郊
場師弱衆寡臨據孤亡披掃疆禦廣畧土疆昆陽之威官渡
之方也挑誘旣戰見欺敵對紛拏相救不量進退羣聚旣殞
力行唐突瞋目恚憤覆局奔潰項將之咎楚懷之悖也時或
失謬收奔攝北還自保固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負後克燕
昭之賢齊頃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備所喪彌
大臨疑猶豫莫慮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爲
所謀項羽之失吳王之尤也持棋相守莫敢先動猶楚漢之
兵相拒索輦也 梁沈約棋品序曰奕之時義大矣哉體希
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人神造極之
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合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爲手
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士逸思
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爻象未之
或盡疑神之性難限入元之致不窮 右棋之賦五棋之論
三有能造悟其一 當所向無敵况盡得其理乎

緯畧卷二

緯畧卷三

鳳毛

王敬倫姿容似父作侍中公服從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故

自得鳳毛也

大奴王邵也世說亦見中興書

謝超宗祖靈運父鳳宗好學

曾作諫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

南齊書

北平王貞字仁賢世祖第五子也沈審寬恕太祖稱此兒

得我鳳毛

北齊一本無我字

晉尚書閔鴻見陸雲奇之曰此兒若

非龍駒卽是鳳雛

龐統字士元人目爲鳳雛

襄陽記

杜詩

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千今有鳳毛岑參詩中郎一鳳毛世

上獨賢豪此用鳳毛也李商隱詩鳳雛皆五色鴻漸又雙飛

此用鳳雛也宋元憲詩羽毛丹穴種頭角玉麟兒尤更奪胎

門多好事

漢張竦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說書揚雄家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有好事者載酒饌從學李楷述身賦曰座有清譚之客門多好事之車好事二字已見竦傳

塵尾

王導塵尾銘曰誰謂質卑御於君子拂穢靜暑虛心以俟許詢白塵尾銘曰蔚蔚秀格偉偉奇姿在弱軟潤雲散雪霏君子運之探元理微塵尾賦有曰叩易論元驅今駕古散入神明之曠中含道德之祖此形容揮用之趣獨孤授竹如意賦有曰發輿滌元還鉤獨索亦是形容用處優於龜蒙

二公所作全不似唐人文章麋之大者曰塵羣麋一作鹿隨之

皆依一作視塵尾所轉出名苑又恩平郡譜曰塵謂之荒塵卑雅曰其尾辟塵

秦醫越醫

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左氏

成公十五年齊桓公六年越醫扁鵲過齊桓侯客待之人朝見曰

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不疾病為功後五日復見曰君疾在血脈後五日復見曰疾在腸胃後五日見桓侯而還走桓侯

使人問其故曰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桓侯遂卒

春秋後語

春秋時論養生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子小底以露其

豐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

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

左氏昭公晉

侯求醫于秦伯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

五聲

之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于是有煩手淫聲悖理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瑟琴以儀節也非以悖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目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湯惑亂之所生也於女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雜卜

蓋卜者春秋雜書曰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之困行以燕人蓋卜者博物志曰彪卜者博物志曰彪知衝破又能畫地下今人有畫物上下者推其奇偶謂之彪卜 雞卜者史記曰越巫立越祀而以雞卜 鳥卜者隋書曰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俗事阿修羅神及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擣捕卜者博物志曰老子入西戎造擣捕擣捕者五木也或云胡人亦擣捕卜 十二棋卜者異苑曰十二棋卜出自張文成受法于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初襄成寺法味

道人忽見一老翁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復流于世 竹卜者荆楚歲時記曰秋分以牲祠社具供帳盛于仲春之月社之餘胙悉貢饋鄉里周于族社餘之會其在茲乎此其會也擲莢于社神以占來歲豐歉或折竹以下楚詞曰索蘊茅以筮筮楚人折竹結草以下謂爲筮也 牛蹄卜者晉書曰夫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神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楊方五經鉤沈曰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吉示凶

對策射策

甲乙科謂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

若錄政紀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也出漢書音義

翟方進射策甲科爲郎晁錯舉賢良上親策之詔策百餘人

錯為高第董仲舒以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王嘉射策甲科
 為郎何武射策甲科為郎後漢蘇章對策高第拜議郎劉淑
 桓帝時對策為天下第一拜議郎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
 對策者百餘人魯平策在高第拜為議郎司馬彪續漢書漢射策與
 對策不同按蕭望之傳注射謂為難問疑義書於策量其大
 小署為甲乙之科不使彰顯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對
 者顯問以政事經義觀其所對文詞定高下晉潘京為州所
 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曰辟士為不孝耶答曰今
 為忠臣不得為孝子此亦射策遺法耳

唐科唐之科目視最盛因哀錄之

志烈秋霜科顯慶二年 幽素科乾封元年蘇瓌解琬苗神容

詞彙文律科上元元年崔融 岳牧科永隆元年 才膺管樂科神龍二年張

魏愔盧綯張文成褚珍 才高位下科馮萬石寇良貞張敬材堪經邦科

三年張九 賢良方正科蘇晉宋務光 抱器懷能科景龍三

茂才異等科王敬從 詞標文苑科善拱四年房 蓄文藻之

思科永昌元年 抱儒素之業科李文 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

長壽二年 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科證聖元年 文藝優長科通天

麟絕倫科神功元年蘇頌崔元童袁仁敬何拔萃科 大足元

鄭疾惡科馮萬 襲黃科長安二年 文以經國科景雲二年袁

藏名負俗科李俊 文經邦國科先天元年 藻思清華科趙冬 宣

風興化科郭璘 道律伊呂科張九 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杜

張子新張秀明常無 直言極諫科開元二年梁 哲人奇士逸

倫屠釣科孫遜良才異等科邵閏之文史兼優科五年李昇期

文儒異等科崔侃博學通藝科六年鄭少文詞雅麗科九年李達

七年邢巨苗晉鄭將帥科十二年裴敦武足安邊科十五年鄭昉樊

衛高才沈淪草澤自舉科鄧景才高未達沈迹下僚科十七年吳

博學宏詞科十九年多才科二十一年王霸科二十一年劉雅杜二十一年

智謀將帥科長重光文詞秀逸科天寶元年風雅古調崔

科六年薛據詞藻宏麗科十三年樂道安貧科大歷二年諷諫主文李

科六年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大歷二年裴休裴素李李

鄭亞崔博崔與王式羅舉京崔渠韓貞苗慎苗情韋景崔煥崔

敬魏宏簡田元祐徐衣四年崔元翰裴次元李葵崔邠鄭敬

王真十年裴洎王播朱諫裴度熊執易許堯佐徐宏毅杜王

載崔羣玉皇甫鎛王仲舒季同仲子陵鄭士林邱顥寶歷

元年唐中楊儉章端符舒元褒蕭敞楊魯士來擇趙祝裴暉元

韋瑤李昌實嚴封李涯蕭夷中馮球元晦元和三年牛僧韋

昭皇言混李宗閔李正封吉去宗徐晦賈餗王起郭琳瑯姚昭

將帥科大歷二年鄭應李式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大歷二年宋琨寶將

文詞清麗科建中元年鄭轅沈封吳通元經學優深科建中元年文

白李高蹈邱園科建中元年張紳軍謀越眾科建中元年夏白

鄭澹凌正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建中元年郭黃中崔治博

通墳典達於教化科貞元元年熊執易劉簡甫十年朱頴通

元識洞韜畧堪任將帥科貞元元年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元

縣令科貞元四年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貞元十年張平叔李縣

鄂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貞元十年稹韋停獨孤郁白居易鄂

薛存慶章衍李璠元
修蕭倪沈傳師柴宿
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
貞元十年陳岫
元和三年蕭睦
軍謀宏遠材任將帥科
元和三年樊宗師長
慶元年吳思李商卿
軍謀宏遠材任
邊將科
寶歷元年裴
倚侯雲章

鹽梅鹽豉

後漢桓麟七說曰河龍之羹齊以蘭梅崔駰七依曰醃以大
夏之薑酢以越裳之梅張景陽七命曰燁以秋橙和以春梅
說命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左傳晏子曰水火醯醢鹽梅以
烹魚肉古人調鼎皆用梅也禮記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飲食
而不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蕪夷鹽豉史記貨殖傳曰麩麩
鹽豉千合三輔決錄曰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簋
秦漢以來始有之也

商寶玉

湯誓曰遂

一作武

伐三腹俘厥寶玉誼伯中

一作仲

伯作典寶周

書曰武王俘商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其多如此韓
子曰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文王有一玉版紂
尚欲得之寶玉可知矣湯誥曰不殖貨利盤庚曰無總貨寶
茲所以戒也帝王世紀曰紂敗績登鹿臺蒙寶衣玉席投于
火而歿汲冢書曰紂取天智玉自焚玉不銷

玉馬

異苑曰晉東瀛王騰鎮鄴天雪門前方數十步融液不積騰
怪掘之得玉馬高一尺許又曰宏農楊子陽太元初聞土中
有聲掘得玉肫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

得一玉羊焉公以爲玉羊使祝詛舞之欲上于天羊不能上
孔子見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
公使殺之視肝卽土矣易是類謀曰西岳亡玉羊鄭元注曰
玉羊華山之精

二十四圖

二十四真圖五嶽之藏也得之必能仙去飛步太清欲得道
法先沐浴去穢一作汚當得東井圖欲朝五帝役山精當得五
嶽圖欲通神靈法仙訣當得八史真形圖欲通五行當得六
甲通靈圖欲存吾身致天神當得九宮紫房圖欲奉道法當
得太清圖欲奉順道當得混成圖欲通道機當得西昇保錄
圖欲通變化當得靈化圖欲攝大道當得九天圖欲脫身形

當得九變圖欲隱身存神當得養身圖欲定身守神寶當得
含影圖欲恬泊守一以存身當得養身圖欲寂默養志當得
精誠守志圖欲清淨潔白致其芝英當得芝英玉女圖欲驅
六丁當得六陰玉女圖欲致仙籙當得九九道仙圖欲食道
氣當得導引圖欲治道術當得洞中皇寶圖欲爲變化當得
偃息圖欲臨鑪定九丹金液當得太乙圖欲登五嶽求神仙
芝藥當得開山芝藥圖欲保神形別邪精當得明鏡圖

玉符經

龜

周禮曰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
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史記曰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
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

曰九州龜八曰王龜凡八名爾雅曰一曰神龜龜之最二曰

靈龜浩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瑋瑁俗呼三曰攝

龜小龜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張四曰寶龜尚書五曰文龜甲有

六曰筮龜常在著藜下潛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

曰火龜此皆說龜生之處所火龜猶火鼠物有含漢藝文志

有龜書五十二卷夏龜書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

書三十六卷雜龜書十六卷此皆灼之法占之文也蓋古之

卜者皆有繇辭周官三兆其頌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

鏘鏘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掄一薰一蕕十年

尚猶有臭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

塞竇乃自後踰大橫庚庚子為天王夏啟以光之類是也今

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存其意而專以五行為主

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龜歷

任昉述異記曰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

上有文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帝令錄之號龜歷伏洞述帝功德銘曰朝書

龜歷柳氏龜經曰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何以

言之三千四十二占於天地千歲之龜甲黑龜有五色時用

之晉書曰苻堅末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上有文象

八卦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死藏其骨於太廟是夜廟

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

又有人夢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終必妖興亡國之象也其

後竟驗

天里

孝經援神契曰周天七衡六間者相去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從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百里 洛書乾曜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地相去六十七萬八千五百里 關令內傳曰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萬里

日月里

徐整長歷曰衆陽之精上合為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

天七千里又曰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

地里

山海經曰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郭璞注

健行人九千八百八十步豎亥左手抱箕右手指青邱北

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百七十里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七十里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

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

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又曰地廣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

二萬六千里有短長之制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

呂氏春秋曰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五

億有九萬七千里 孝經援神契曰計校九州之別土壤山
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沛所生鳥獸所聚凡九百一十萬八千
二十四頃磽确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 博物志曰地部
之位起形于崑崙從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
仙人之所集崑崙之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元幽都
方二十餘萬里地下有四柱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
互相牽制也

天部

淮南子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有八埏
東方曰沙澤東南方曰沅澤南方曰浩澤西南方曰丹澤西
方曰泉澤西北方曰海澤北方曰塞澤東北方曰無通澤顏
延年詩辰角麗天部提封經地域蓋用此天部也

風流

風流
罪過

晉庾翼與殷浩書曰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 宋受禪謝晦
謂劉裕曰陛下受命恨不能謝益壽奉璽裕歎曰吾甚恨之
使後主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字也 謝安傳史臣曰因稱
真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
墜家風 王珣以疾解職歲餘卒桓元與會稽王道子書曰
珣神清明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悲嘆
之深豈徒相悼而已 殷浩善元言風流談論者所宗顧愷
之上疏頌殷浩曰伏見故中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沈粹識
理淹長風流雅稱聲蓋當時 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風

流著稱唯王樂焉晉陽王獻之文藝並長而能撮其勝會

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續陽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

如曰清蔚簡亮王仲祖何如曰温潤恬和徐廣晉記曰凡稱

宗為范豫章謂王荆州范甯卿風流傳望真後來之秀王曰

不有此身焉有此甥王氏譜曰王坦之北齊郎基性清儉

在官惟頗令人寫書潘子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

罪過

子雲千賦

桓譚少好文見子雲工賦頌欲從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

之矣新論按藝文志自屈原唐勒至劉向王褒賦二十家三百

六十一篇又自陸賈枚臯至張豐朱宇賦二十一家二百七

十四篇孫卿秦時雜賦至華龍路恭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

篇又客主賦頌德賦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數亦千

篇子雲所讀其謂是歟獨淮南賦八十二篇枚臯賦百二十

篇今所見者淮南屏風賦枚臯兔園賦耳

古人儀度

姿宇魁秀魏藝

風采峭整阮當國

容止嚴峭韋斌

姿儀瓌秀呂元膺

進止雍閒裴林

進止詳華溫彥博

姿宇一作神秀偉蕭得

神情爽拔李義琛

姿質軒秀嚴挺

姿采玉峙鄭啟

神清明秀王衍

姿表瓌傑溫造

舉止都雅 張伯

姿制閒美 李白

儀狀瓌偉 張鑄

精神爽秀 蘇逢吉

神觀爽邁 裴度

風骨秀爽 趙彥昭

儀幹秀偉 楊謹於兄弟

容止端秀 裴卓

神采秀微 王戎

風神高邁 裴楷

神氣清爽 源乾曜

風度高峻 劉伯芻

進止雍如 崔沔

神采軒異 趙景

狀貌雄偉 閻王審知

風度凝遠 宋景

舉止秀峙 崔滄

姿幹瓌壯 張守珪

姿儀秀偉 崔郾

神采高微 王衍

進止詳華 高士廉

體貌閑麗 朱玉

儀容端正 吳孫坦

姿貌魁秀 劉德威

姿度魁傑 馬燧 裴度

姿貌魁異 柳澤

形神秀發 五代和凝

風度沈整 房綜

器量方峻 楊於陵

眉宇秀整 汝陽王

姿體魁秀 李義園

神寓警邁 陸據

姿狀秀偉 武元衡

姿質偉岸 宗室從誨

氣象清古 王邱

髭貌雄偉 宗晉卿

體貌軒特 李棲筠

器局峻整 裴均

眉目瓌異 李邕

風致峭整 崔遠

體貌偉麗 路岩

古人文章

虞世南文章婉縟

趙涓翰藻豪邁

龐嚴詞章峭麗

崔文為文華麗

張說屬思精壯

封敖屬辭瞻敏

呂溫藻翰精富

楊炎文藻雄蔚

韓愈雄深雅健

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柳宗元卓偉精緻

元幹用思精緻

崔元幹馳騁班固蔡邕間

元結行文古雅

白居易文章精切

陸扈屬文敏速

李賀辭尚奇詭

李商隱瑰邁奇古

李白清雄奔放

徐堅屬文典厚

柳渾屬文簡拔

李翰為文精密

王勃文章宏放

歐陽詹文章切深

李華文辭絲麗

韋承慶為文迅捷

許景先屬辭豐美得中和之氣

水精鹽

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精鹽金樓子曰胡中有鹽瑩澈如水精謂之玉華鹽

野鷺

宋鮑昭野鷺賦曰邈辭羣而別偶超烟霧以風行如張文昌詩但曰曲沼春流滿新波映野鷺耳則鷺安得超烟霧而風行耶按西京賦曰鳥則鷓鴣鴝鶒鷺鷥鴻鶡張揖上林賦注曰鷺鷥野鷺也鮑昭所賦蓋是鷺也

緯畧卷三

緯畧卷四

細氈

王吉曰廣厦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按韻集曰氈細屬也班固與弟超書曰月支毳毼小大相雜但細好而已亦用細字林登續博物志曰劉學儀謂北狄為氈鄉氈鄉未有人用後漢西域傳注氈曰毛席亦佳

青氈

王子敬在齋中臥偷人取物一室之內畧盡子敬呼曰偷兒石染青氈是我家舊物也可特置否於是羣偷置物驚走按海南傳曰調一作斯國有青石染氈絳染氈也石染青氈

事出於此又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青氍毹三具
三國時已用此杜詩今晨降白露還憶舊青氍于鵠詩醉臥
枕欹木坐寒展青氍

氍毹氍毹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氍毹氍古樂府詩請客上北堂贈
我氍毹氍衡詩蓋用此諸葛亮集詔荅恢曰行當離別以爲
惆悵今致氍毹一魏畧曰大秦國以野蠶作繭織成氍毹文
出黃白黑綠則漢魏間所施也按通俗文曰織毛褥謂之氍
毹聲類曰氍毹毛席也廣志曰氍毹用氍毛織也出南海又
通俗文曰氍毹之細者謂之毹毹者施大牀之前小榻
之上所以登而上牀者魏畧亦曰出大秦國以羊毳木皮野

絲爲之有五色九色鮮於東海所作東觀漢記曰景丹率衆
至廣阿光武出城下馬坐於氍毹氍上設酒肉杜篤邊論曰
匈奴請降氍毹罽毼帳幔氍毹裘積如邱山蓋謂是也

李尤牀銘

銘曰體之所安寢處之歡夕則敬慎崇德遠姦吁尤之旨深
矣一書有堅牀銘曰體之所安寢處知歡久則敬慎崇德遠
姦知字久字蓋字訛也蔡邕枕銘有曰哲人降鑒居安思危
又切於尤也

毛布

韋光輝毛詩問曰七月之詩無褐箋曰褐毛布也賤者之所
服毛布二字甚佳說文曰罽西胡毳布也用毳布尤新然不

知禹貢所謂皮服卉服直是下字奇古陸機詩嘉卉獻時服
靈木進朝殮卉服二字拆用尤精南方以竹爲布郡國志寰
宇記輿地志但曰竹布耳而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竹練三
端用竹練尤奇諸葛恢表直曰織絺細竹顏測集有謝絹葛
啟曰冰紈風綌劉孝綽詩釣舟畫彩鷁漁一作遊子服冰紈冰
紈出漢地里志齊俗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師古曰其色
鮮潔如冰紈風綌却少用也劉楨瓜賦曰承之瑀槃幕以織
絺公幹曾用織綌也

火浣布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獻昆吾劍火浣布劍切玉如泥布
浣之必投火中布色益明出而振之縞然疑乎雪 按魏志

青龍二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

僚搜神記曰西域獻火浣布魏初時人疑之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育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按南史

曰南海諸部國有自然火洲樹生火中人績其皮爲布與蕉

麻無異色微青若小垢投火中則精潔此言木也又按吳錄

曰日南取火鼠毛爲布名火浣布此言鼠也又按東方朔神

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火中有鼠

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織作布以水沃之卽死雖皆言

鼠木而只言鼠可作原無字布耳唯抱朴子曰火浣布有三種

其一曰海中肅邱有自生火春起秋滅洲上生木木爲火焚

不糜但小一無字焦黃人或得薪俱如常薪但不成灰炊熟則

以水滅之使復更用如此不窮夷人取此木華績以爲布一

也又其木皮赤剝之以灰煮治以為布麤不及華俱可火浣
二也又有白鼠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入火不灼其毛可績為
布三也據諸家所記惟葛稚川之言最為該的梁四公記載
杰公至市見商人齎火浣三端杰公遙識曰此火浣布也二
是緝木皮所作一是鼠毛所作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鼠
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蒸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
王褒詩單衣火浣布利劔水精珠李頊詩火浣單衣繡方
領茱萸錦帶玉盤囊此蓋梁冀會羣僚服火浣中單也

白疊

杜詩細軟青絲履光明白疊巾王昌齡詩手巾花疊淨香帔
一作被稻畦成按漢書所謂苴布注曰白疊也吳時外國傳曰
諸部國用安子草織作白疊花布王昌齡所用者此也南史

曰高昌國有草實如繭中絲為細纒名曰白疊安子國人取
以為布甚為輒白其言甚明也

五時食

蔡邕月令論曰問者曰春食麥羊夏食菽鷄魚之屬但以為
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飾器械之制皆從五行者說
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畧乎曰亦嘗思之矣凡十二辰之會
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
餘虎以下非食也

食檄

宏君舉食檄有所謂鱉胝牛腓炙鴨脯魚熊白鱉脯糖蠚車
螯如何允極侈於味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蠚嘗食蚶

螞使門人議之鍾岢曰餌之就脯驟於屈伸懈之將糖躁擾
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蚶蠓眉目內闕獷殼外
絨無香無臭與瓦礫何異宜充庖厨永爲口實允之視君舉
蓋無以優劣也宋景文公絕筆詩宣父蒲蒹
真可學鍾岢蚶蠓更無求其視所謂赤米
白鹽綠葵紫蓼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萬萬不侔矣

弈

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
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其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
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也左傳曰甯喜許
納衛獻公太叔文子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者舉棋弗
定不勝其偶而况置君弗定乎所謂舉棋弗定者其一心以

爲有鴻鵠將至者乎班固弈旨曰北方之人謂棋爲弈揚雄
方言曰圍棋者自關東齊魯之間謂之弈

擊壤

藝經曰擊壤古戲也釋名曰野老之戲也逸士傳曰堯時有
壤父五十人擊壤於康衢或有觀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壤
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
力於我哉此藝經所謂古戲也元晏云皇甫謐號
元晏先生十七時與
從姑子梁柳等擊壤于路則晉時尚有此戲矣風土記曰擊
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尺四闊三寸其形如履臘節童
少以爲戲分部如擲一作博也經曰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
長尺四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

步以手中壤敵之中者爲上此言之最分明也然觀吳盛彥擊壤賦曰論衆戲以爲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託勢罪一殺兩罪一殺兩不可曉當是以手中之壤擊地上之壤如今以錢取中之類也逸士傳所云壤父是猶嵇康高士傳曰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曰巢父許由所師者是也

抃

左思吳都賦曰翹關扛鼎抃射壺博李善注曰元帝時覽抃射孟康曰手搏爲抃按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試抃爲期門以材力愛幸觀此則知抃爲武方之曉雄者矣

安哉

李尤安哉銘曰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鳴此不知何器別無所著見雖是陶器未審其形製也

鴟夷

揚雄酒賦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按史記吳王夫差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而浮之江中應邵曰取馬革爲鴟夷檣形也唐韻曰甒丑饑切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盛酒瓶則借書一甒當用此字或又用鴟字者鴟夷亦盛酒器也所謂鴟夷滑稽腹大如壺蓋此物也山谷詩顏公借我藏書日時送一鴟開鎖魚莫惜借行千里他日還君一鴟然則借書一鴟用鴟

字也崔浩漢書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若今之陽燧樽

酒臺

晉舊事曰酒臺二金塗環鈕按周禮六彝皆有舟鄭司農曰舟下臺也今時承盤也今所謂臺盞盤盞並出此

古鐺

古銅鐺者龍首三足挹注以口翠蝕可玩因考晉舊事有龍首鐺卽是此類唐薛大鼎賈敦願鄭德本爲刺史皆有異政號鐺脚御史則鐺三足矣服虔通俗文曰鑪有足曰鐺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欲出銅鐺乃得熨斗便大驚怪曰異事火未至已被燒失脚亦言有足也述異記有謂卿無温鐺安得

飲酒當是温酒器也竟陵王子良遺何點徐景山酒鐺宋景文公詩謝病歸裝能辦未葛洪丹竈景山鐺當是酒具一日有人持一枚求售且言以紙燃燈一枚引火鐺下酒可温余曰吾齋所有安知不解温酒也乃取與俱則吾鐺中酒先熱售者大駭攜之去

下榻

徐穉字孺子豫章人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唯穉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又曰周璆字孟玉陳蕃爲太守璆來置一榻去則懸之也出謝承後漢書楊素詩獨坐對陳榻無客有鳴琴韋應物詩方醉郡齋榻爲酌離亭樽李商隱詩登舟慚郭泰解榻愧陳蕃李白詩高人屢解陳蕃榻過客難登謝朓舟許渾詩

賓館盡開徐穉榻客帆空望李膺舟前人用事只用孺子下
陳蕃之榻未嘗用孟玉事也

捫蝨圖

捫蝨圖唐人筆也筆如絲縷意度精到捫蝨乃王猛隱華山
桓温入關猛披褐謁之一面談當代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
趙仲讓爲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捫
蝨因鴟臥形悉表露冀夫人襄城君見之大驚云北闕下向
得一老翁不潔清當亟推問冀曰我從事中郎清高士也俗風
通晉顧和字君孝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
車門外周顛過之方捫蝨夷然不動北齊邢子才望實兼
重不以才位傲物士無賢愚皆願接對客或解衣覓蝨此但

言捫蝨覓蝨也

澡盤

魏武上雜物疏有容五石銅澡盤古人制作其大如此述征
記曰長安逍遙宮門裏有澡盤面徑丈二殆所謂可容五石
者矣異苑曰中朝人有蓄銅澡盤旦夕常鳴張華曰與洛鍾
宮商相諧故相應錯鑪之乃止傅元澡盤銘曰與其澡於水
寧澡於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馨不可塵也其視商盤銘
何啻天淵也大戴禮周武王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
於淵此言有味

剔齒織

陸雲與兄機書曰有剔齒織一枚以寄兄西陽雜俎曰仙人

鄭思遠常驍彪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拔彪鬚及熱插齒間
卽愈更拔數莖與之所謂織者當是此類若以金類絲類爲
之無足奇者何必寄耶

菴摩勒油

本草曰菴摩勒油可染白髮卽餘甘子也核有五六稜稽含
南方草木狀曰菴摩勒樹葉細似合昏花實似李青黃色核
圓作六七稜食之先苦後甘一名餘甘子術士以變白鬚髮
有驗出九真吳錄曰高涼安寧縣有餘甘初食之味苦後更
甘陳祈暢異物志曰餘甘大小如彈丸初入口如苦咽口中
乃更甜美鹽而蒸之尤美左思吳都賦曰其果則丹橘餘甘
荔枝之林

蜀石

有人遺余玉筆格一枚狀如漿水瑪瑙而非玉也因扣之謂
玉出嘉陵按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蜀石黃瑱張揖曰蜀石次
玉者也嘉陵之玉蓋出於此

東臙

司馬長卿子虛賦曰東臙雕胡張揖曰東臙實可食蓋不明
言何物也按魏書曰烏桓地宜東臙注曰東臙似蓬草實如
葵子十月熟也廣志曰東臙色青黑粒如葵子幽涼并皆有
之西河語曰貸我東臙償我田梁揖豈不知出此

甘脆

似孫昔奉祀攢陵得牙盤食有所謂薄餌狀如薄脆而甘脆

特甚後闕范汪祠制曰孟夏祭有甘脆又盧諶祭法四時祠用安乾特束哲餅賦曰安乾粒粒之倫當是此類也

筮雨

沛獻王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饗雲臺自作卦以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上書曰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知雨雨將至故蟻為典東觀漢記荆州旱筮遇坎之比坎者水也子爻為世今夜二更其有甘雨金樓子鄧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將軍爰邵邵曰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不樂魏志

舐痔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也韓子曰醫善吮人腸含人血非有肌骨之親也利之所加也宋景文公詩誰言舐痔非長策却得君王五乘車蓋有所譏也

糲

服虔通俗文曰煮米為糲所載切食經曰作糲法近水則澀江西有所謂采纜豈此類也

鳥禦火

翠山有鳥名鷓音壘狀如鵲色赤黑兩首四足可禦火小華山有鳥名鷲可以禦火將遇之山有鳥名鷓狀如翟而赤喙可以禦火緣光山鷲一作鷲水出焉有鱮鱮之魚其狀如鵲可以禦火崑崙山有木狀如棠而黃花赤實其味如李其核名沙

棠可以禦水食之不渴山海經詩安得沙棠木刻以為舟船

茶

神農食經曰茶茗久服令人有悅志華佗食論曰茶久食益
意思壺居士食志曰苦茶久食羽化陶宏景新錄曰茶茗輕
身換骨桐君錄曰茗有真香煎飲令人不眠以上所論皆嚴
簡極品藻實錄之妙非區區茶經茶錄形容所及爾雅曰早
採者為茶晚採者為茗魏王花木志曰老葉謂之茆當是茆
字細葉謂之茗陸羽茶經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葭四曰茗五
曰荈周公云檟苦茶蜀西南謂茶曰葭郭宏農云早取為茶晚收為茗一曰荈葭荈尺充切葭音設晉杜育
有荈賦曰調神和內倦解疾念此八字亦佳左思嬌女詩心
為茶荈劇吹噓對鼎鑿一作烹此詩奇古劇字晉人最好用所

謂劇談劇棋也

番虜矜茶

常魯使西番烹茶帳中番人問曰何為者魯曰滌煩療濁所
謂茶也番人曰我此亦有取以出指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
此蘄門者在唐時已為如此

此只采古諺耳人有言曰及語曰皆不錄說文曰俗言曰諺

諺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大學吾王不遊吾何以

休孟子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左傳高下在心川澤

納汗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左傳唯食忘憂左傳衆心成城衆口

鑠金國語冷寧為鷄口無為牛後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記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史記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史記家累千金坐

不垂堂史記得黃金千斤不如季布一諾漢書貂不足狗尾續晉書

趙王倫傳死諸葛走生仲達漢晉春秋救寒無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

梁祚魏國紀王景解結理煩我國陸君張勃吳錄陸稠難可狎李鱗甲江表傳李

得黃金一笥不如為柳伯鸞所識江表傳生有知人之明

死有貴神之靈三輔決錄遊般人寧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人猴頭

羹臠臨海異物志安家察知淵魚者不祥智料隱逸者有殃

列子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

列子堯舜千鍾孔子百觚一作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孔叢子長袖

善舞多錢善買韓子鳥窮則啣牛窮則單人窮則詐淮南子不聰

不明不能為王不啞不聾不能為公慎子人聞長安樂則出門

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桓譚新論投鼠忌器賈誼新書

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桓譚新論魯班雖巧不能為乞丐者顏

王朗貧失晨之鷄思哺更魏武遺令

鑒古物

張安世給事尚書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

識之具作其事後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尚

書令 晉太康中汲郡人發魏冢得古文竹書武帝付祕

書詳校時東皙任著作郎得竹書隨義注解皆有識證 周

平蜀還得樂器皆莫之識太常少卿斛斯澂直陵切見之曰此

罇于也人弗之信澂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莖拊之其聲極

振衆乃歎服澂取以合樂焉三國典畧 陸澄字彥淵為博士竟

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底平可容七八勝一作以問澄

澄曰此名服一作復匿單于與蘇武子良又視器底有字髣髴

可識如澄說襄陽有盜發古冢相傳是楚王家獲竹簡書

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照書後人又

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

蕭子顯齊書張永嘗開元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

帝以訪朝士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

內時三公在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啟

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江北有

發古冢獲石銘曰青州世子東海女郎無能識者河東賈潤

字希鏡見云此司馬越女嫁為荀晞子婦驗之果然後漢

廣平王弟掘得古玉印勅詔祖瑩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玉

太康中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梁

劉顯字嗣芳沛國人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

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尙書無逸篇昉驗周書果如其

言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按文讀之無有滯

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潤州得玉磬十二以

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是歲閏法月數今闕其

一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詔求之如其言又有人於古墓

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元行冲云此阮咸所造國朝傳記

記卜筮

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定之方中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君一作民曰

卜爾萬壽無疆天保卜筮偕止會言近止杜我龜既厭不我告

猷爰始爰謀爰契我龜縣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

王成之文王有聲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小宛謀爰契我龜毛鄭皆以契

為開非也契者合也古者卜人令龜已遂預取吉兆以墨畫

其上然後灼之灼文適順其墨是為食墨者吉其兆不

應墨則云不食不食則龜不從也洛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

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是龜所食者畫洛之兆而河朔黎

水之兆不食也古公亶父之故居經始而謀度之未敢以為

可居也以墨令龜而兆與墨同故曰契言人謀與龜相合也

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書卜筮

龜筮協從卜不習吉洪龜從筮從乃卜三龜一習吉金遺

我大寶龜朕卜并吉大誥佻來以圖及獻卜洛誥

春秋卜筮

楚伐鄭鄭一作鄭莫敖曰請卜之鬬廉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

敗鄭鄭一作鄭師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使偃卜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梁嬴孕過期卜

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衛遷於

帝邱卜曰三百年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

君齊侯戒帥期而有疾惠伯令龜卜楚邱占之龜卜有咎

公薨楚子圍鄭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

吉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晉侯

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鄭石奘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

年而歲習其祥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子之曰

克楚人執吳蹇由欲以鬻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

曰吉 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鉶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楚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
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 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
吉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僕句以下爲信與僭僭吉
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
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卒於城父 楚昭王有疾卜
曰河爲祟 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趙史墨史龜曰是謂
沈陽可以興兵 六經中無有不言龜筮者其用大矣記曰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見
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又
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卜筮不相襲夫

天子立國大事必卜而況諸侯乎而況卿大夫乎去古既遠
專門寢廢歷算譬卜之流往往無所著見嗚呼

漢官

隨筆載漢有行冤獄使者張敞殺美俗使者何並代河隄使
者王延世直指使者暴勝皆不書於百官表因事乃見者按
漢史又有監北軍使者武帝都水使者武帝稻田使者元帝教民
出汜勝勝護羌使者成帝併錄之

壓角

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牀几面南判案三
道宰相別施一牀坐於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
從起按唐裴坦傳令狐絢薦坦爲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

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拂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廷面北拜廳角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莒公作掖垣叢誌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又唐國子祭酒李涪刊誤曰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牀几面南而坐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而下以南爲上差互相承實乖禮敬何不爲丞相設位於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於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道爲宰相判狀尾罷之應自此閣長立東北隅猶謂之壓角如宋次道所記也又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五年三月勅中書門下五品以上於兩省上事宰相壓角之禮宜廢此禮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事日設氈褥于庭下北向再拜閣老一人別設褥位立于東北隅候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之壓角蓋有餘風也吳正憲詩壓角舊儀煩閣老馮毫通債費公移宋次道詩聖世建官追茂制唐家壓角失前規

緯畧卷四

宋史...
...

緯畧卷五

黃銀

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願謂元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政今日所賜獨見公因泣然流涕程氏繁露以為黃銀者果何物鑰石屬其始鑰石也余攷之若以鑰為帶而賜大臣何足貴者按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當是瑞物北史辛公義為牟州刺史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鏡內大麥獨無所損山產黃銀獲之以獻益知其為異物又虞世南書夫子廟堂碑太宗賜之王羲之黃銀印一枚有表以謝若以黃銀為鑰是恐不然按唐書高宗上元元年詔九品服淺碧竝鑰石帶入唐固自有鑰帶也

又按唐慎微證類本草載黃子曰丹砂伏火化爲黃銀能重
能輕能神能靈 唐日華子論曰銀凡十七品水銀銀白錫
銀曾青銀土碌銀生鐵銀生銅銀硫黃銀砒霜銀雄黃銀雌
黃銀鎔石銀惟有至藥銀山澤銀草砂銀丹砂銀黑鉛銀五
者爲其餘則假也本草曰丹砂雄黃雌黃皆殺精魅所謂黃
銀者非丹砂銀卽雌黃雄黃銀也太宗賜帶之時如晦已死
故帝曰黃銀鬼神畏之也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撰唐本
草其中稱黃銀作器辟惡益知黃銀爲瑞物也方勺泊宅編
曰黃銀出蜀中南人罕識朝散郎顏京監在京抵當庫有以
十釵質錢者其色重與上金無異上石則正白此說尤分明

玉剛卯

陳簡齋以玉剛卯壽向薌林詩曰仲冬吉日風穆氣休我出
剛卯以壽元侯祝融之玉莫此離方元侯佩之如玉之剛攘
蠲厲凶以迪明王南門不鏽有室剛強三肅元侯旣贈旣禱
曷以報我當以剛卯卯佩也其製外方內圓以正月卯日作銘
刻于上以辟邪厲詳見玉華傳及後漢書服志簡齋詩十六句每句四字
皆如剛卯之銘銘之文曰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癘瘴莫
我敢當說文及類釋教曰教改大剛卯也以逐精鬼從父亥
聲已類釋改曰教改大剛卯以逐鬼彫也音義從支已聲讀
若已然則一名而異製也

金鋪

通俗文曰門首飾謂之鋪首風俗通曰門戶鋪首揚雄甘泉

賦曰排玉戶而揚金鋪分發開懸與青藜是也說文曰門扇
鑲謂之鋪首李尤平樂觀賦曰過洞房之輔闥歷金鑲之華
鋪是也通俗文又引百家書曰輪般見水上蠶謂之曰開汝
頭見汝形蠶通出其頭般以足畫圖之蠶引閉其戶終不可
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如此固密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
鋪謂之鑲音歐今俗謂淨漚釘者也劉孝威詩金鋪玉鑲琉璃
扉花細寶鑲織成衣江總詩兔影脈脈照金鋪虬水滴瀉瀉
玉壺沈佺期詩梅樓翠幌教春住舞閣金鋪借日懸

鯁金

異物志曰狼瓏民與漢人交關常夜市以鼻鯁金知其美惡
王建詩生金有氣尋還遠仙藥成窠見即移金若有氣誠可

鯁矣 贊寧物類相感志曰山石盛夏必汗出赤黃者金汗
白辛者銀汗 地鏡圖曰凡觀金玉寶劍皆以辛日平旦或
黃昏夜半觀之 物類相感志又曰嗅金獸生瀛洲山狀如
麒麟不食惡卉不飲濁水嗅石知有金玉砍開則金璞燦然
可用獸尚有嗅金者而况人乎

瑟瑟

程氏繁露援唐語林盧昂主福建鹽鐵有瑟瑟枕大如斗憲
宗詔估其直曰至寶無價或云美石非瑟瑟今世所傳瑟瑟
或皆鍊石爲之也 按明皇雜錄上於華清宮置長湯數十
間屋以銀鏤漆船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其言壘者當
是珠類非石也 又按虢國夫人奪韋氏宅造中堂旣成召

匠巧漫授三百萬償其直復賞以金杯二瑟瑟三斗其以斗計為珠明矣。物類相感志曰唐懿宗賜公主瑟瑟幕紋如碧絲貫以真珠則是珠類尤明矣。杜詩石笋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注曰雨過人按博雅曰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曰瑟瑟幕。寰宇記曰瑟瑟窟在陝州平陸。陳陶詩瑟瑟盤輕促世珠黃泥局瀉流年箭。孫何上王翰林詩猩猩箋寫宮詞濕瑟瑟函盛手詔香益知其為珠類也。宋景文公詩踏溪分藕養新荷鈿蓋斜臨瑟瑟波又言其色之美也。

藻井

西都賦曰蒂一作帶倒筓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魏都賦曰

綺井列疏以懸帶注曰疏布也以板為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圓折方井交植荷藻綠房紫葩

一作

咄咄垂珠

左思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帶華蓮重

葩以倒披。曹植七啟曰綺井含葩金壁玉箱顏延之七繹曰木寫雲氣土祕椒房既挺天而倒井又斲圓而鏤方古人形容木工必言藻井者若此。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物所以厭火也。沈存中筆談曰屋上覆椽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墳中謂之闕八吳人謂之恩項頂唯宮室祠觀謂之藻井即天花板也。

雁塔

西京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貞觀十二年高宗

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寺於故基以慈恩爲名西院浮圖高
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元楚所立國人謂之雁塔塔在長安
第二街自北次南第十五坊南臨黃渠木竹陰翳最唐故事
於京師沈佺期詩雁塔丹青古龍池歲月深卽此進士及第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雁塔題名塔以石爲壁唐
人遊觀畱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塔屢遭火斷石遺字
猶有存者故哀其餘字鏤之石凡十卷進士題名僅存數處
餘皆唐賢遊觀畱題耳劉公嘉話曰慈恩題名起於進士張
莒遊寺中題其姓名於塔下遂爲故事錢希白南部新書曰
李肇初及第題名於此李肇國史補曰進士旣捷列名于寺
謂之題名本朝進士題名皆刻名於相國興國兩寺蓋效慈
恩也

璜

傅元歌詩曰有所思兮在天一方何以贈之玉佩珠璜此學
四愁體也 楚辭曰璜臺十成誰可極焉 王逸注曰璜石
次玉也然周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杜預注曰璜美玉名
按周官以元璜禮北方則璜之色元矣 說文以璜爲半璧
呂望父釣磻谿之涯得玉璜當是古人服用之遺也 宋向
魘出奔衛公父文伯攻之求夏后之璜與之他玉而奔齊則
夏璜固在衛矣文中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類淮南子曰夏
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者假也

辟邪研匣

古銅水滴色如漆狀極精古舊物也頭有兩角口銜匣 按

孟康曰桃枝一名符枝似鹿長尾一角者為天祿兩角者為辟邪此為辟邪也 沈文通集有天祿研匣詩張君贈我古研滴四脚爬沙角如戟肉翼絡髀老獸姿世不能名眼未識我知此為天祿兒口銜一寸黃金匣蟾蜍嚼月兩吻拆天鯨胸穴雙泉飛玉聲琮瑋珠迸落影射巖石光澆漚未央書殿立髮一作髮會見揚雄老投閣子孫晚出中平間渴鳥翻車灑平洛宗資墓口臥露霜頭角頓挫仍騰攫爾來拂拭傍几案眉目睚眦苔蘚剝形模不入世俗用疑付大手傳糟粕未能點綴清廟頌開闢大易摘春秋就令闕末勢猶足為遷虜物無貴賤繫所用千金乞我直暗投圖書散落愈闕下晚歲惟有蓬鹽謀學注蟲魚問老圃無乃塌颯為匣羞

養和

程氏繁露載李泌訪隱選異采怪木蟠枝以隱背號曰養和人至于今效之余按皮日休以五物送毗陵處士魏不琢其一曰烏龍養和且曰有桐廬養和一怪形拳跼坐若變去謂之烏龍養和皮陸皆有詩皮詩壽木拳數尺天然形狀幽把疑傷虺節用恐被蛇瘡置合月觀內買須雲肆頭料君攜去處烟雨太湖舟龜蒙詩養和名字好偏寄道情深所以觀通客兼能助五禽倚肩滄海望鉤膝白雲陰不是逍遙侶誰知物外心

太元經

先儒注太元經每首之下必列二十八宿蓋周天二十八宿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太元經凡七百二十九贊乃此數也以七百二十九贊分而為二合三百六十四度有半宜若不相應子雲本意以為其半不可合也故踦贊羸贊以應周天之數漢之正統以象數也莽之僭竊迺閏位也故先儒於踦贊羸贊之下注以為水火之閏王莽傳贊所稱餘分閏位者謂此

書訛

王嘉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詞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敖慢佚欲但當慎懼以理萬事之幾也敖音傲今尚書作無教逸欲有邦教字是訛寫作敖字為曉然矣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為隸古

走更以竹簡寫之所以易訛也劉貢父曰武成一篇簡冊錯亂兼有亡逸今次定之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迺接以偃武修文云

易文言

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左傳曰元者體之長也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左傳曰嘉德足以合禮善之與體會之與德其字不同其義則別易之文言以為孔子所作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史作此筮乃襄公九年二語蓋在孔子之先也

十五國風一

十五國風獨無宋魯或曰孔子之先宋人也魯父母之邦也

為尊者諱親者諱不列二國於變風之次且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季札來聘是年孔子生八歲季札請觀周樂為之歌周南下至曹風凡十五國正與今之詩一同未嘗有宋魯也宋魯不在變風之列其來久矣自周南至於齊八國與今之次序同自幽風至曹風七國與今之次序異蓋當時魯國之序如此熟攷史記左氏可以言詩矣

十五國風二

十五國風次序或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天子安得居諸侯後蓋存二代之後也周滅商分其畿內為三國邶鄘衛也紂城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故以封紂子武庚也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故邶詩十九篇鄘詩十篇衛詩十篇共三十九篇皆衛詩也序詩曰以其地本商之畿故在於王黍離上列為三國而不獨謂之衛也

嘯

嘯十五章一曰權輿嘯之始也二曰流雲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夜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鷲九曰龍吟十曰動地十一曰蘇門孫登隱蘇門山所作也十二曰劉公命鬼仙人劉根所作也十三曰阮氏逸韻阮籍所作也十四曰正章深遠極大非常聲也十五曰畢音五音之畢而大道畢矣異苑又晉成公綏嘯賦曰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元奧邈跨俗而遺身迺慷慨而長嘯逍遙攜手

踟躕步趾發妙聲於丹唇激哀音于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
衝鬱而烟起協黃宮于清角雜商羽于流徵飄游雲于太清
集長風乎萬里諒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可擬 阮籍遊蘇
門山山有隱者莫知其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從之
與談太古無爲之道五帝三王之義蕭然曾不經聽籍迺對
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迺迺爾而咲籍既降蘇門生亦嘯
若鸞鳳之音 桓元與袁宜都書論嘯曰謝卿歌賦序詠音
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爲彷彿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
夫神契之音既不俟多瞻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
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元默爲之解顏若
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袁崧答書曰嘯有清淨之美而無

控引之深歌窮淵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詞送意曲
究其奧豈昏吻之切發一性之清冷而已哉若夫阮公之嘯
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爲徵此一至大疑嘯歌所拘耶詩
曰其嘯也歌袁崧所用嘯歌迺詩中字也雜字解詁曰嘯吹
聲也說文曰嘯吟也

載事物之法

書顧命狄設黼展綴衣狄下士展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
南向敷重篔簹席黼純華玉仍几篔簹桃竹枝白黑雜繪緣之華
因生時凡不改作此西序東向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東
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西東序西向敷重豐席畫純雕
廂謂之序底筭洋綴雜采有文東東序西向敷重豐席畫純雕
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西西夾南向敷重筭席元紛純
玉仍几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筍竹元紛黑綬越玉五重陳寶於

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寶刀赤

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訓虞書典謨大璧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為三重

宛因之珪為二重州所貢河圖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允之舞衣大

貝護鼓在西房允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

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

東廂夾室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象綴輅金先輅在

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

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

音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

二

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

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

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

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

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

分康叔以大輅少帛精棧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

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

北竟取于有閭之士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

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皆啟以商

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

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玉窪

俗說曰毛秦買一玉窪八十八萬玉窪二字奇甚當是酒器也古人詩中及酒器者如曹植詩玉樽列廣庭又樂飲過三爵 沈約詩玉巵信湛湛又金餅汎羽卮 許渾詩晚促離筵醉玉缸伊州一曲淚雙雙 後漢辛延年詩就我求清酒 絲繩提玉壺 李賀詩玉巵汲水桐花井絲精沈水如雲影 王建詩月似圓來色漸凝玉盆盛水欲侵稜以上所用皆以玉為皿者皆不及玉窪二字殊未經用也

佛鉢

西域諸國志曰佛鉢在乾陀越國青玉也受三升許彼國寶之供養乞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滿亦如言也皮日休

有佛鉢詩帝青玉作綠冰姿

佛律云此鉢帝青玉石也四天王所獻也

曾得金人

手自持拘律樹邊齋散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麋味斷中天

覺麥麩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親頂戴斜風應不等閒吹陸

龜蒙詩空王初受逞神功四鉢須與現一重

至今鉢緣有四重也持次

想添香積飯覆時應帶步羅鍾光寒好照金毛鹿響靜堪降

白耳龍從此寶函香裏見不煩西去詣靈峰皮日休詩序曰

按釋法顯傳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乾陀衛竟若干百年

當復至西月支國若干百年至于闐國若干百年留至屈茨

國若干百年復來漢地晉建興二年二聖像浮海而至滬瀆

僧尼輩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興八年漁者於滬瀆

沙汭上獲之以為白類乃葦用之焉俄有佛像見於外漁者

始以爲異意滄瀆二聖之遺祥也迺以鉢供之迄今尚存

紫團參

參花

皮日休謝友人惠人參詩神草延年出道家神草是誰披露

別名

記三椹開時的定涵雲液斷後還應帶石花名士寄來消酒
渴野人煎處撒泉華從今湯劑如相續不用金山焙上茶陸
龜蒙和之曰五葉初成椹樹陰紫團峰外卽雞林名參鬼蓋
須難見材視人形不可尋品第已聞升碧簡攜持應合重黃
金殷勤潤取相如肺封禪書成動帝心紫團乃山名今人以
人參有紫暈者爲佳殊不然也沈氏筆談王荆公病喘藥用
紫團山人參又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有之贈公數兩
公不受其曰紫團山者是矣王績詩家豐松葉酒器貯參花

蜜參花蜜三字甚生參花人所未識温庭筠詩松刺梳空石
差齒香風軟透人參藥用參藥字益奇

蟹斷

陸龜蒙蟹志曰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
之蚤夜嘈沸指江南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
斷四字皆奇 吳都記曰江濱漁者插竹繩編之以取魚謂
之扈業亦是類也孟浩然詩鳥泊襄陽雁魚藏縮項編又曰
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編又云土毛無縞紵鄉味有槎頭
杜詩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卽今耆舊無新語
漫寄槎頭縮項編按杜田作杜詩補遺正慘曰槎頭一說爲
襄陽郡地名一說爲釣磯上枯木曾緯曰非也爾雅曰慘謂

之涿參音孫炎釋曰積柴木水中養魚慘為槎頭言所積柴木槎呀然也宋景文公詩煙原射雉樂春慘養魚肥蓋用慘字又按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漢水中鰠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鰠宋張敬兒為刺史作六槽船置獻齊高帝曰槎頭縮項鰠一千八百頭以槎斷水者即龜蒙所謂斷也

賦句相埒

丹甃玉燭萸莢芝房唐人慶雲抱日賦失姓名銀甕金船山車澤馬庚信賦秦雲動色渭水躍波喬潭裴將軍舞劍賦洞庭安波楚山霽色錢起洞庭張樂賦下語有此相埒者温庭筠湖陰曲曰吳波不動楚山晚花壓闌干春晝長以賦中八字之意為詩一句尤為警拔

芍藥

詩溱洧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注曰芍藥香草也陸璣詩義疏曰今芍藥無香氣非是也孔穎達亦曰未審何草皆非也牡丹古謂之木芍藥有所謂牡丹皮者宜于婦人是猶視爾如蒞貽我握椒及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也椒性温亦宜于婦人應劭漢官儀所謂以椒塗屋者取其温煖也緇素雜記曰芍藥破血令人無子所以為男淫女也椒氣下達用以養陽所以為女淫男也以為頗得詩人深意左傳申叔展曰有山鞠藭乎杜預曰芍藭所以禦濕說文曰芍藭香草藥品各有種類豈可但曰香草也晉傅統芍藥花頌曰惟昔風人抗茲榮華蓋言花也宋王徽芍藥花賦曰惟

神區之麗草兮憑厚德而挺授用麗草二字甚勝虞繁蜀葵
賦曰惟茲珍草懷芬吐芳梁王筠蜀葵賦曰惟此奇草遷花
西道傳成芸香賦曰攜昵友以道邊兮覽偉草之敷英傅元
宜男花賦曰猗猗令草生于中芳古人好奇用字不肯蹈襲
如此令草二字出楚辭也

三焦

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單曠從之學
盡得其術遂有醫名于世治平中子與曠遇廣都論古今醫
術同異曠既言其畧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
而相承不察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
命門其腑三焦女人以繫包以理推之當如膀胱有形質可

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
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無其形尚何以藏繫哉其所以謂
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
然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華榮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
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腑輸瀉而去故號此腑為
三焦耳世承王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為長太息也余甚異其
說後為徐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道者石守道之婿也少嘗學
醫療病有精思予為道曠之言道喜曰齊嘗大饑羣丐相鬻
割而食之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道以學醫故往觀其
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
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卽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

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
可以正古人之謬矣龍川志畧按漢白虎通情性篇曰六府者
何謂也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爲藏官府也故禮
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
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膀胱常能有熱
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之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
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
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據此則三焦有形矣

位絕席

張禹遷太傅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司馬彪續漢書王常爲橫
野大將軍位次與諸侯絕席東觀漢記鄧鴻爲車騎將軍位在

九卿上絕席章帝以城門校尉馬防爲車騎將軍位在九

卿上絕席漢雜事

絕席之禮漢世最以爲重也

諱

太史公父名談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
名泰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作太字季翔父名楚金故
爲文皆以金爲鎰韓愈爲李賀作諱辯特言言在不稱徵之
說故愈父仲卿未嘗諱焉曹志植之子奏議曰幹植不強不
諱植字也

帶甲百萬

蘇秦說燕地方二千里帶甲百萬張儀說韓王曰秦帶甲
百餘萬戰國策江乙對楚宣曰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

萬蘇秦南說楚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陰郟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春秋後語吳趙
 谷使魏文帝問谷吳拒魏難否谷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
 難之有晉王戎謂齊王冏曰今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
 古者押闔之士言富國強兵者必曰當帶甲百萬事率類此

緯畧卷五

緯畧卷六

和香方

范昱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
 無傷零藿虛燥詹唐粘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奈多和羅之
 屬並被珍于外國無取于中道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
 無助於馨烈迺當彌增于尤疾也所言悉以此類朝士麝本
 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粘濕比沈演之棗
 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庾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
 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山谷香偈我讀蔚宗傳風流不減二
 班者此也梁武帝祀地用和香杜佑注以地與人近宜加
 雜馥雜馥即和香然則和香非始于梁也何遜詩月映九

微火風吹百和香 華嚴經曰鬻香長者善調香調香二字尤佳 李賀詩練香薰宋鵲尋箭踏盧龍練香二字更好也

竊香

郭子曰陳騫以韓壽為掾每會聞壽有異香香迺外國所貢一著衣歷日不歇騫計武帝唯賜已及賈充他家理無此香嫌壽與女通問之左右婢以實對騫迺以女妻壽晉書但云賈充女竊香耳此迺曰陳騫何耶庾信詩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 盧珣詩燃香望韓壽磨鏡待秦嘉 薛道衡詩月映班姬扇風飄韓壽香蓋皆用韓壽耳

香物 周禮名物

夢書曰夢得香物婦人歸也香物二字夫曰人用周禮專是

言物曰珍用八物薦脩之物肉物膳羞之物三酒之物醯物絲纊組文之物動物植物毛物魚物鱗物 魚物二字 膏物羽物麩物介物筴物羸物叢物十二壤之物鄉三物馬牛之物牲物器物蓄聚之物米粟之物九穀之物米物六齋之名物雞牲之物玉璃玉器之名物衣服之名物六龜之名物五雲之物旗物五路之物馬量之三物艾盾之物弓弩矢名物山林之物川澤之物金玉錫石丹青之物牲物蠹物然海物惟錯禹貢言之

好香

秦嘉荅婦徐淑書曰好香四種各一斤可以去穢淑荅書曰未侍帷帳則芬芳不設如杜詩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但

用妙香耳好香二字未經人用也聞妙香二字出維摩經坐香樹下聞斯妙香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降燕嬰香等品多名異蓋令種之類也

奔月

黃庭經曰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隣善相保梁邱子曰鬱儀奔日之仙結隣奔月之仙七聖紀曰鬱華赤文與日同居結隣黃文與月同居鬱華曰精結隣月精也歸藏經曰昔嫦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嫦娥竊而奔月注曰姮娥羿妻羿從西王母請不死之藥姮娥服之得仙奔月為月精大洞雌一篇曰日華玉堂仙母金丹在其內奔日月二景隱文曰西元山下洞臺中有鬱儀結隣

經太上元宮高上臺版一作蓬萊府北室金琅玉璧刻此益備九真中經曰奔日月之道太上太清列九皇四司真人之所寶祕元元君之玉章也自非有金英玉名及東華紫字皆不得聞見此鬱儀奔日結隣奔月章表彖詩長引逐清風高歌送奔月

石流丹

神仙列傳曰許由巢父服箕山石流丹抱朴子曰石流丹者山之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神農經曰石英有五色者石脂有五色者流石有黃青白三色今藥中流石用黃石英用紫庚闡詩朝采石英礪左夕翳瓊芝巖下此言石英耳皮日休詩樣如金蹙小能輕微潤將融紫石英此乃言紫

石英也石脂用赤白他色少用也 姚合詩石脂稀勝乳玉

粉細如塵

龍門

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兩岸有山魚不得上上即化為龍

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晉王衍善元言唯談莊老為事理有所不安即改更朝野翕

然為一代龍門

陸倕與任昉俱為竟陵王西邸之客及昉

為憲司簪裾輻輳預宴者號曰龍門之遊

袁昂在朝謔

號曰宗臣雅有倫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曰登龍門

八蠶

左思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李善注曰劉欣期交州記曰一歲八繭蠶出日南按吳錄曰南鄉郡一歲

蠶八績 李賀詩將餒吳王八繭蠶正用此事海物異名記

曰八蠶綿者八蠶共為一大繭

蠶理

孫卿蠶賦曰蠶食桑而吐絲先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疾濕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是謂蠶理

汜勝之書曰衛尉上蠶法以農事人不可忽畧故衛尉勸

之蠶法二字尤佳

陸龜蒙蠶賦曰荀卿子有蠶賦楊泉亦

有之皆言蠶有功于世不斥其禍于民也余激而賦古民之

衣或羽或皮夫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鸞鳳葩卉官誕

益嚙盡取後已伐桑滅蠶民不凍死

鞞川圖

朱景元畫斷曰王維畫山水松石似吳生而風標特出京師西塔院有輞川圖山谷鬱盤雲水飛動山谷詩丹青出右轄詩句妙九州物外常獨往人間無所求袖手南山雨輞川桑柘秋胸中有佳處涇渭看同流此詩足以氣吞右轄筆墨今所見者摹本不足道也余與徐淵子同點檢南宮出右丞捕魚圖一卷如無咎公所題者余曰此善摹者爲之徐不以爲然一日得一卷僅存三分之一徐圖葭葦之外意其爲水耳此特波濤浩瀾水痕浪迹一一畢具人物尤精絕淵子必欲易之余有難色已而又有一卷題曰摩詰寒江釣雪上施祕閣之印此迺淳化以前未更祕書省印篆也畫筆奇古全不類世間所見山水圖也

秦太虛云予爲汝南學官得疾卧直舍高符仲播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予本江海人得圖甚喜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于枕上恍然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絕柴茱萸泝躡槐陌窺鹿柴返于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樂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履碁奕茗飲或賦詩自忘其身之匏繫于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萬年觴

兒寬傳曰兒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登明堂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班超曰臣超區區特蒙

神靈竊冀未便僭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元和十四年齊魯初平宴羣臣裴度舉觴跪曰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神武獨斷寇逆削平願同上千萬歲壽上執酒爲飲之 江漢詩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此漢唐奉觴所自也

方響

禮圖曰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也方響以鐵爲之修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磬而不設倚架上以代鐘聲人間用者纔三四寸樂府雜錄曰胡部無方響緣聲直拔不應諸調太宗內庫別收鐵方響一片應二十八調箏只有宮商羽角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唐興慶宮龍池波湧得古鐵一片擊之

乃宮架蕤賓鐵此卽方響也

雜俎曰蜀將皇甫直能別音律好彈琵琶元和中和中製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賓直甚怪因易絃再三奏之聲如故試彈于他處則黃鐘也直因謂蕤賓夜復鳴絃于池上頃之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沒矣明日率力竭池池下獲古鐵一片扣之迺方響蕤賓鐵也

唐咸通中有吳續打方響其妙超羣本李太尉家樂人也唐李沈方響歌十六葉中侵索光寒玲震月雜珮瑤雲和不覺罷餘怨蓮峰一夜啼琴羨急節寫商商恨促秦愁越調邊巡足夢入仙樓曼殘曲飛霜稜稜上秋玉奇絕之辭中亦有

方響歌曰長短參差十六片敲擊宮商無不遍筆力全不及

賜古物

太祖以素屏風憑几賜毛玠曰卿有古人之風賜卿所宜之

物魏志孔靈彥不仕太祖以白毛扇素几遺之曰卿有古人

之風故贈古人之物吳均齊春秋何點不仕豫章王命駕造門

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識遺點

康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傳昭字茂達為中書舍人身

安麤櫛高祖賜漆合燭盤等物勅曰卿有古人之風賜卿古

人之物梁典劉杳字士深為步兵校尉東宮通事舍人昭明

謂之曰酒是卿之所好而居酒廚之職太子有瓠瓢食器以

用錫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古人之物梁典

琛版

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今之版以象焉笏用象

板甚佳劉義恭啟事曰珍冠飭首琛版宜躬用琛版益奇

累代文集

東晉丞相王導導子洽洽子珣珣子曇首曇首子僧綽僧綽

子仲寶仲寶子元成元成子規規子褒九代並有文集路敬淳卓

絕譜晉太傅謝安生炎子昆三代為僕射並有文集宋

光祿大夫謝莊莊子朏朏子淪淪子覽覽孫温六代五人皆

為吏部尚書並有文集魏譙郡太守江蕤蕤孫統統子彪

彪子顛顛子夷夷子湛湛孫敷敷子清清子紛紛子聰九代

有文集而史有謂七葉之中人人有集者此也

累代列傳

東晉始興公王導九世有列傳
河東裴氏自魏晉宋齊梁
陳隋後魏北齊周十代皆有列傳
魏有潛晉有秀顏楷宋有
松之齊有昇業昭明梁有子野
遂陳有思後魏有駿升景延
雋敬憲伯茂北齊有讓之周有
舉長寬狹杲隋有蘊肅之

諸子各習一藝

鄧禹十三子各習一藝
晉劉殷字長盛七子各授一經
一子太史公漢書一門之中
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

青陸

易通統圖曰日行東方青道
曰青陸日行南方赤道曰南陸
日行西方白道曰西陸日行
北方黑道曰北陸唯東方以色

言耳續漢書律歷志曰日行東陸謂之春却曰東陸也

歷法天有

黃赤二道日有九道此皆強各而已非實有也亦曰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出謂之黃道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歷家不知其意遂以為實
宋景文公曾用青陸二字

冰魚

晉王祥後母朱氏

王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

常欲得生

魚時寒冰凍結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

晉陽

秋曰祥母患疾盛寒冰凍每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一處冰小解魚出陽秋之敘事如此辭精事覈今併錄于此
王延西河人繼母卞氏盛冬思魚勅延求而不獲延尋汾

叩冰而哭得一魚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

曾存之詩椎冰小鯉應堪

鱸掃岸疎梅未放花蓋用王祥事李商隱詩魚因感姜出鶴

為弔陶來却用姜詩事

姜詩事母孝母好飲江水兒汲水湯死其妻恐母知之詐云行學歲作衣

投江中俄而泉出舍側味如江水并且出鯉魚一雙

懷果

殷輝字子倫汝南人每得甘果持歸進其母

黃昌字聖真

會稽人得珍玩可食之物歸以進母

並謝承後漢書

陳徐孝克事

所生母彌盡每待宴無所噉高祖審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

斌不能對自是斌覘之見取珍果內于懷袖還以遺母斌白

高祖嘆嗟令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以餉其母

孟宗江

夏人遷吳令時制不得將家行每得時味必以寄母

千寶如晉記

此等事不止懷橘也張祐詩懷中陸續橘江上伍胥濤錢起

詩節下趨庭出秋來懷橘情二詩皆用陸氏事

坤王兌相

五行休王論曰立秋坤王兌相乾胎坎沒艮死震囚巽廢離

休

魚負冰

易通卦驗曰大雪魚負冰鄭元曰魚負冰上近冰也負冰言

解蟄也夏小正曰魚陟負冰

陟升也

張嘉貞詩河魚未上東

江蟄已聞雷

武三思詩東解魚方戲風暄鳥欲啼

冬至

孝經說曰斗指子為冬至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

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爲至歷義疏曰大雪十一月節
月之初氣也言太陰之氣以大水凝爲雪故曰大雪冬至十
一月之中氣也言冬至者極也太陰之氣生于太陽太陽之
氣下極于地寒氣已極故曰冬至以其一陽復生是以冬賀
也亦以日之行天至于巽維東南角極之于此故曰冬至

豹尾

成帝大幸趙昭儀每上甘泉宮嘗從在屬車豹尾中揚子雲
甘泉宮賦曰珍臺閭館璇題玉英蝸蝻蟻渡之中雖夫所以
澄心清魂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曰想西王母欣
然而上壽考兮屏玉女而却步妃皆譏帝也可謂制作之妙
矣 蔡邕獨斷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最後一車懸豹尾已

前比省中 崔豹古今注曰豹尾車周制象君子豹變言尾
謙也古軍正建之今惟乘輿焉 江南錄曰古諸侯二車九
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
之最後一車懸豹尾 李商隱詩直登宣室螭頭上橫過甘
泉豹尾中正用此 費昶詩一辭豹尾內長別屬車垂 權
德輿詩豹尾從風直鸞旗映日翻 宋莒公詩新陪豹尾乘
便襲虎頭囊

河冰合

漢世祖至下曲陽傳云王即兵至從者恐及至滹沱河水流
無船可濟官屬大懼世祖令王霸往視還曰冰堅可渡世祖
遂前比至河河冰合矣

獨孤及漢光武渡滹沱河冰合賦曰昔漢光武收河北之
年馳馬將進滹沱在前爲敵所迫當冰不堅及軍裝隱鱗
以登岸殺氣崢嶸而寒川意者欲定神器於茲日彰至人
之動天若非使不道者喪有德者王則水不能以造次而
結冰不能以斯須而壯變浩浩之流爲戔戔之狀擁高旌
以進雷長轂以上及企路以全軍又迎風而破浪

慕容德正月渡黎陽津流漸冰合鄴令韓軌言於德曰光武
渡滹沱河冰自合大王濟黎陽津橋自成德大悅改黎陽津
爲天津橋燕錄石勒逆戰劉曜於洛陽從大河南濟時凍合
軍至而河冰自泮舟楫無闕遂生擒曜謂是神靈相助改名
靈昌津石勒迺以河泮而策勳也

日觀

漢封禪儀曰泰山東南有山名曰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長
三尺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泰
山記曰周觀者望見鎬黃河去嶺二百餘里望見如帶應
劭漢官儀曰泰山東南名曰日觀雞鳴時見日丁春澤日觀
賦曰昔者帝王御宇立極垂統封禪及此成功巡狩應其春
仲莫不登茲絕頂遐燭大明思煦姬之義窮造化之精以爲
日象一人之德嶽是三公之名信王侯之設險俾萬國之來
寧又唐人日觀賦曰秦嶽東南峯開一室旁接天路低臨
曉日陰埋玉兔動霄漢之微明曉報天雞越氛埃之迴出
梁李鏡遠詩始臨東嶽觀俄升若木枝

木序

皮日休詩白月半窗抄木序清泉一器授芝圖殊不曉木序所出後讀道藏仙經有載紫微夫人授木序其略曰吾察草木之勝負益於己者不及木之多驗乎所以長生久視遠而更靈非謂諸物減于木也以木之用今之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餌夫道有內足者猶畏外事之禍有外足者亦或中崩之弊我見山林隱逸得服木者比肩五嶽今授木數方以傳好尚此服木之法也梁庾肩吾有荅陶隱居資木煎啟曰木榮火謝盡采擷之難啟曰移申窮淋漉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奇水玉此妙于餌木者列仙傳載涓子餌木陳子皇餌木南陽文氏食木皆得法者也

日休之言木序迺深得乎服餌之法其詩又曰多攜白木
鋪愛買紫泉缸又曰倚杉間把易燒木靜論元又曰白石
靜敲蒸木火清泉閒洗種花泥又曰度日竹書千萬字經
冬煎木兩三缸皆言木也

花信麥信

徐鍇歲時記曰三月花開名花信風 東臯雜錄曰江南自
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番風信 呂氏春秋曰春之德風風
不信則花不成 晏元獻公詩春寒欲盡復未盡二十四番
花信風 崔德符詩亦曰清明烟火尚闌珊花信風來第幾
番 徐師川詩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 尹遷
詩曉雨催花信春衣污酒痕 張深詩春容將變臘暖信已

驚花皆言花信也 皮日休詩潮期暗動庭泉碧梅信微侵
地障紅 李昭玘詩凍雲欲雪雁聲過臘酒正香梅信來則
言梅信也 王履道詩桃花春有信結子徧昭陽則言桃信
也 國史補曰江淮船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
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鳥信五月有麥信 沈存中筆談石淙
詩序曰屏梅氣而蕩燠清麥候而含涼者麥信也筆談又曰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
信 杜甫詩故國霜前白雁來

漢九州

漢光武省郡國四百餘所為十三州部司隸理河南陽今洛豫
州理譙州今亳 兗州理昌邑今兗州 徐州理邳今泗州 青州理

臨淄州今青 涼州理隴今秦州 并州理晉陽今太原 冀州理鄆今趙

州高 幽州理薊今幽州 揚州理歷陽今州 荊州理長壽今朗

陵 交州理廣信今梧州 益州理廣漢至于漢末加置郡國百

有五凡縣千一百八十東有樂浪郡西有燉煌郡北有雁門

郡西南有永昌郡廣袤如前漢漢官解詁曰冀趙常山注曰廣

經曰冀州既載居 兗衛濟河居衛國今治山陽 青齊海岱日

趙國今治常山 海岱惟青州居 徐魯淮沂其又居魯國今居豫州又曰淮沂

揚吳彭蠡經曰淮海惟揚州又曰彭 荆楚衡陽經曰荆及衡

楚國今 益康岷梁改梁州為益州今廣漢 梁分黑水經曰

治武陵 西河惟雍州居邠國漢改雍州為邠州右 雍州朔方漢別雍

扶風邑縣居司隸部不復屬州今治漢陽 幽燕朝鮮州無幽

置湖方 交趾南越刺史列諸州今治蒼梧

官有焉蓋冀之別也并代晉陽經無并州而周官揚泉物理居燕國今廣陽是論曰九變易交錯不同禹貢有梁州無并州周官有并州無梁州爾雅有營州無青州漢興武帝開拓三方立十三州通并梁之數而增交益焉

女史

詩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后夫人必有女史書其日月而以環進退之生子月辰則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毛詩義疏曰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夫人之事周禮曰女史八人女史女奴曉書者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書內令漢班婕妤好自傷賦曰陳女圖以鏡鑑顧女史而問詩范曄後漢書曰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晉記曰元康中司空張華懼后族之盛

作女史箴

華箴曰歡不可瀆寵不可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其義精好裴頠亦有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尤妙後漢皇甫規女師箴曰奉上惟敬撫下惟慈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更佳沈約宋書曰女史執策記言是司專貞內表妖蠱外息又曰太宗留心後房置內職紫極房光興房各女史一人

天子目送之

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上禮之恭常目送之晉文帝器重魏舒每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濯纓

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 文中子曰混混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悠悠之水清可以濯我纓全不侔矣 書曰又東過滄浪之水注曰別流在荊州宋永初山川記曰漢水古爲滄浪卽漁父所云滄浪之水今滄浪水合流出鍾城北界山此蓋後人名之非古滄浪也 荊州圖經曰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江中有滄浪州長四里廣十三里禹貢稱漢水東流爲滄浪水疑此州是也

太史公詩論

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下

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關雎爲國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此論奇妙其言詩至矣盡矣學者試思之

蔡子池石硯

宋永初山川古今記曰興平縣蔡子池南有石百丈許石青色堪爲硯一云出劉雲之江州記又按庾仲雍州記曰應陽縣蔡子池南有石曰云是蔡倫紙曰此當又是一池也

太牢

左氏傳曰僖公十五年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注曰牛羊豕各一爲一牢吳責晉饋百牢亦類此數也牛羊豕具爲太牢

有羊豕而無牛爲少牢漢書昭帝紀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人帛五十匹詔曰不幸者祠以中牢師古曰中牢卽少牢謂羊豕也今只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非也襄公二年曰馬牛皆百疋如司馬兵法曰兵出馬一疋牛三頭然則牛當稱頭此言疋者合言之耳宋沈攸之使范雲餉武陵王贊犢一羸牛亦可稱羸也

丙穴

周地圖記曰順政郡丙穴以其口向丙因以爲名沮水經穴間而過或謂之丙水每春三月上旬後有魚長八九寸或二三寸從穴出躍相傳名爲嘉魚水經曰丙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口廣五六尺去地七八尺水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左太冲蜀都賦曰嘉魚出于

丙穴詩曰南有嘉魚詩義疏曰嘉魚無鱗皮青長三五尺任豫益州記曰嘉魚細鱗蜀中謂之搗魚蜀郡山處處有之年從石穴中出錄異記曰嘉魚鯁魚也形如鱗人以芭蕉葉隔火炙之肥美莫及洛陽有味魚亦此類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郵筒不用沽

襜褕音奈

晉程曉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襜褕子觸熱到人家主人問客來頓蹙奈此何謂當行起去安坐止踈跨上音盤下音跨所說了無急啗哈一何多疲倦向之久笑問君極那搖扇臂中痛流汗正滂沱莫謂此小事亦是人一瑕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聲類曰襜褕不曉

事之稱也山谷和錢穆父贈松扇詩可憐遠渡幘溝漚適堪
今時穉穢子

燭龍

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燭龍也是身長千里視為晝
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括地圖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
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息為風 楚辭曰日安不到燭
龍何照 王逸曰言天西北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詩
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
中也 謝惠連雪賦曰爛兮若燭龍銜耀照崑山 張說賦
曰南窮火鼠之譯北盡燭龍之會此二句用事新而壯

蓬萊

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三見海水變為桑田
蓬萊之清淺也列仙傳曰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
東海三變為桑田向蓬萊水乃淺于往者

畧半也豈復為陵谷乎 王氏神仙傳曰王方平過蔡經家
因遣人召麻姑姑至年十八九項中作髻餘髮垂腰既坐各
進行厨金杯玉盤麟脯仙饌非人世所有姑曰自接待以來
見東海三變為桑田向蓬萊水復淺于舊矣始還為陸
乎方平曰海中行復揚塵也二傳文有同異並錄之 山海經曰蓬萊山海中神仙列
子曰渤海之東有大海其中有山曰岱輿曰員嶠曰方壺曰

瀛洲曰蓬萊元中記曰東南之大者有巨鰲以背負蓬萊山
十洲記曰蓬萊山外別負海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有九
氣丈人九天真君官則蓬萊固在海中也謝自然欲過海求
蓬萊或笑曰蓬

萊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
在絳闕真良師也可往從之自然迺同受道于子微白日仙
去

探策十八

風俗通曰古封泰山禪梁甫舊說岱嶽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漢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壽八十沈佺期中宗誕曰應制詩祚延金篋裏歌奏玉篋前用此事甚工

舜祠絃歌聲

羅含湘中記曰衡山九疑皆有舜廟太守至郡遣官屬致祀則聞絃歌之聲王欽之神境記曰九疑是舜之葬處也有青澗中有黃色蓮花芳氣竟谷此山之表復有二峯望之迺似人形映出雲端如玉積高于諸山頂有飛泉如帶舜廟在山之陽人有入廟中者常聞絃歌之聲魯恭王登孔子舊宅聞

絲竹金石之聲固有此事也

辛菜

字林曰蕘一作蕘辛菜也辛菜二字佳南都賦注引說文曰蕘辛菜也

緯畧卷六

緯畧卷七

流黃素

張載四愁詩美人贈我笥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 梁簡文帝詩思婦流黃素温姬玉鏡臺 張柬之詩將軍呂少白少婦怨流黃 喬知之詩雲日曉微微愁思流黃機 王筠詩箱中吹刀尺機上斷流黃 蕭淳詩猶有望歸心流黃未翦裁 顧野王詩薊門寒未歇爲斷流黃機 環濟要畧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 按論語疏曰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間色者綠爲青之間紅爲赤之間碧爲白之間紫爲黑之間流黃爲黃之間故不用紅紫言是間色也所以爲間者頴子嚴曰東方木木色青青加黃爲綠綠爲東方之間

色南方火火色赤赤加白爲紅紅爲南方之間色西方金金色白白加青爲碧碧爲西方之間色北方水水色黑黑加赤爲紫紫爲北方之間色中央土土色黃黃加黑爲流黃流黃爲中央之間色又一法木剋土戊以妹已嫁於甲是黃入青爲綠火剋金庚以妹辛嫁於丙是白入赤爲紅金剋木甲以妹乙嫁於庚是青入白爲碧水剋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紫入黑爲紫土剋水壬以妹癸嫁於戊是黑入黃爲流黃余謂考工記畫繪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非間色乎

罨畫

墨客揮犀曰罨畫今之生色也余嘗謂五采彰施於五服此

固生色之始也 秦韜玉詩花明驛路臙脂暖山入江亭罨畫開 李西臺詩晴山雲罨畫孤嶼水含稜 盧贊元詩花外小樓雲罨畫杏波晴葉退微紅 劉商隱愛義與罨畫溪者亦以其如畫也

茗一車

權紆茗讚曰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此言漢儒圖緯之書讀之令人憤憤所謂窮春秋者如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含神霧之類演河圖者如古龍圖河圖傳孝經河圖之類也

雪茶

陸羽第水雪小品二十以雪水滯而太冷也 晉羊孚雪贊

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卽潔成輝雪蓋取其精潔也安可謂之冷滯耶 喻鳧詩煮雪問茶味當風看雁門
白居易詩吟咏霜毛筆閒嘗雪水茶 丁晉公茶詩痛惜留書篋堅藏待雪天 胡文恭公詩雪溜雲腴試早芽皆是雪水瀹茶也 曹松詩讀易明高燭煎茶取折冰 姚合詩研露題詩潔銷冰煮茗香則又以冰瀹茶也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冬至取溪水敲其精瑩者煮茗共客飲之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無非取其潔清也

羊裘

嚴光變姓名隱光武思其賢訪之齊國上言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 馬援嘆曰殖貨財者貴其施賑也不然則守錢虜

耳迺散頌昆弟故舊身服羊裘皮袴羊裘始於此

素丞相

論衡曰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在於新論者也君山名譚著書言當世事二十九篇梁以陶宏景爲山中宰相亦茲類

致拳拳

古樂府定情篇言婦人不能以禮從人而自相悅媚迺解衣服玩好致之用致綢繆若臂環致拳拳指環致殷勤耳珠致區區香囊致和合條脫致契濶佩玉結恩情而期於山陽山北終以不答乃以傷悔焉

種瓜

邵平秦東陵侯之後為布衣種瓜于長安瓜美俗謂之東陵瓜 漢施延沛人種瓜自給 姚俊常種瓜灌園吳錄 步隲

與衛旌同年相善俱種瓜自給 郭平原以種瓜為業沈約宋書

韓珍種瓜營葬 孫鍾富春人種瓜為業劉義慶幽明記 以上十

人可謂瓜隱矣 楊炯詩亭逢李廣尉門接邵平瓜 許渾

詩白社貧思橘青門老種瓜東陵在青門外也

襲六為七

相如封禪書曰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據之無窮楊雄劇秦美新文曰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摘之罔極二文甚相類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庾仲

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曰可三二京四二都

易聖

唐衛大經邃於易人謂之易聖 唐昭宗時有董賀業精卜

筮人謂之易聖耳目記 劉臻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嚴

子卿馬綏卿善圍棋號基聖衛協張墨號畫聖張衡馬忠號

木聖抱朴子 李白嗜酒然沈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時號

醉聖開元天寶遺事

賣文

丁隱君歌前度相逢正賣文一錢不直虛云云今來利作採山谷可以拋身麋鹿羣 杜詩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

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

歷日

楊泉物理論曰疇昔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温以爲早晚之候故立歷日帝典一篇唯載歷象一事則歷象一事至堯備矣孔氏書傳曰歷象其分節敬紀天時以授人也

離騷傳

淮南王安入朝獻所作內篇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只以大山小山觀之安深於騷矣然王逸所注絕不引此書

八百碑

唐人說李邕前後撰碑八百首按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金帛求其文 杜詩曰干謁滿其門碑

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扇紫駟隨劔几義取無虛歲蓋謂邕也

邕碑今尚遺者左羽林將軍臧懷亮碑在羅州開元寺碑滿州

嶽寺大照和尚普寂碑西京李府君碑西京普光寺碑泗州紫羅

木碑楚州大雲禪寺碑 老子孔子顏回贊海州秦望山法華

寺碑越州嶽麓山寺記 大律故懷道闍黎碑福州石室記端州

有道先生葉公碑 東林寺碑江州左武衛尉碑 將軍李

三本書

柳氏家訓曰余家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卷華麗者鎮庫一本次者供覽又一本次者後生

子弟爲業祖宗時內則太清樓藏書龍圖閣藏書玉宸殿藏書外則三館祕閣凡四處藏書如咸平八年榮王宮火延及三館於是出禁中本付館閣傳寫則書本豈可無其副其後官書往往侵竊士大夫家得之嘉祐中置編校官八員雜讐四館書給吏百人悉以黃紙爲大冊書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元豐中三館併歸省中書亦隨徙元祐中重寫御前書籍又置校對黃本以館職資淺者爲之宣和初置補御前書籍所再訪天下異書侍臣十人爲叅詳官進士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命以官然以崇文總目言之李善注文選固在五臣之前此迺云因五臣而爲注非也三茅君內傳曰唐李遵撰遵非唐人也固有差舛如此者中興館閣書殊爲簡略余在館時日以校對猶是郡國民間所上本館閣不曾再行繕書又止有一本一篇借出竟成失落故闕書亦多又祕閣所藏書亦無畫目真贋無辨殊闕典也承平時士大夫家藏書如常山宋氏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中興初如三山余氏臨川吳氏會稽陸氏諸葛氏今皆散逸矣况有三本乎

四愁詩

張衡不得志爲四愁詩依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 衡作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愁心煩勞我所思兮

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翠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版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又張載詩我所思兮在南巢欲往從之巫山高佳人遺我笥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我所思兮在朔湄欲往從之白雪霏佳人遺我雲中翻何以報之連城璧我所思兮在隴原欲往從之隔太山佳人遺我雙角端何以贈之雕玉環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修佳人贈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傅元歌詩有所思兮在天一方何以贈之玉佩珠璜 又有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明月珠何

以贈之比目魚美人贈我蘇合香何以報之翠鴛鴦 貫休詩欲贈之以紫玉尺白銀鐙蓋效四愁體 李嘉祐詩宋玉怨三秋張衡復四愁蓋以四愁比騷也可謂善言詩矣 崔簡詩平子四愁今莫比休文八詠自同時便不及嘉祐也

古學

桓譚博學多通遍治五經尤好古學從劉歆楊雄問疑異盧植上書臣少通儒從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古禮記

硯眼

硯錄曰端石有活眼死眼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鑿精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

眼勝無眼然古人賦詩中殊不言眼也惟唐彦猷曰端石有眼者最貴謂之鸛鵠眼石文精美如木有節不知者以為石病石有上下巖惟上巖有眼眼之美者青綠黃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其大者尤為稀奇其生於墨池之外者曰高眼生於內者曰低眼尤可尚不為墨漬常可觀也

誤筆成畫

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畫為蠅吳王以為生蠅舉手彈拂之吳錄王獻之為大司馬畫扇題筆誤落扇上即點畫作鳥駁牛孫暢之畫術王維詩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盧綸詩舐筆求書扇張屏看畫蠅各用此二事流遺載唐戴嵩畫牛因筆墮為鳥亦此意

卧雪圖

卧雪圖巨然所作漢時雪丈餘洛陽令至袁安門無行路令人探雪見安僵卧令舉為孝廉典錄又有焦光出於漢末冬

雪大至袒卧不移

皇甫嵩高士傳

又有胡定光潁川人雪覆其室

令遣排雪遺乾糗事亦大略相類人用雪中事但言袁安丁

晉公鎮金陵重建賞心亭取家藏袁安卧雪圖以張於亭之

屏乃唐周昉筆經十四守雖極愛不敢取後一帥竊去易以

蘆雁王琪君玉留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清麗壯吳都

昔人已化寥天鶴舊畫難尋卧雪圖苒苒流年去京國蕭蕭

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座隅

文瑩野錄

三十六玉皇

李賀詩爲君持此凌蒼蒼上朝三十六玉皇李白詩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翻下雲駢此也

泰階六符經

東方朔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藝文志有泰階六符經漢書曰泰階六符上階天子中階公卿下階庶人凡三階一卷所謂泰階六符經者應劭以爲黃帝所作也其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與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各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

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奄奄疏濶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爲陳之皇甫冉詩絛雲天仗合元象泰階平 司空圖詩鼎飲和方濟台階潤欲平此言泰階欲其平也權德輿詩六符旣昭晰萬象隨陶鈞此言六符欲其明也

礮礮

太平廣記日月支獻猛獸兩目如天礮礮之炎光礮礮電光也

納音

子爲陽之始午爲陰之始以甲加子數至午加丑數至未午上得庚未上得辛謂之陰索陰又以甲加午數至子加未數

至丑亦得庚辛謂之陰匹陽此納干數也從甲至庚凡七七為西素皇之氣故甲子乙丑皆為金而三為火九為木一為土五為水此所謂納音也但數其干不數其支其源蓋出於六十律旋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含六十音

沈存中筆談曰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為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音始於西方者五音始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於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於金金乾也終於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

子此漢志語也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

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同位娶乙丑大呂

之商同位謂甲與乙丙與丁之類下皆倣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

也下皆倣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隔八上生金之季姑洗

逆傳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

娶辛巳仲呂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左行傳南方火也

戊子娶己丑大呂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左行傳南方火也

丙申娶丁酉南呂生甲辰火之季姑洗甲辰娶乙丑中呂生壬子水之仲黃鍾

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

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

終於癸亥謂裝賓娶林鍾上生太簇之類自子至于巳為陽故自黃鍾至

于仲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為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子於樂論叙之甚詳此不復紀

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為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為陰律陰律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為一紀也

冰丸霜散

朝野僉載曰立夏日服六壬六癸符或元冰丸飛霜散暑不能侵抱朴子曰不熱之道服元冰之丸飛霜之散此用蕭邱上木皮及五日北行黑蛇血故少得合之也漢武內傳西王母曰仙之上藥

詩採取神藥山端白兔搗蝦

蟆丸奉上陛下玉梓梁武帝詩紫霜耀絳雪追還轉復飛陸龜蒙詩桂父舊歌依絳雪桐孫遺詠倚元雲

鹽生

秦記曰會稽王道子為符朗設盛饌朗曰鹽味少生元晏春秋曰衛倫稱劉子陽食餅而知鹽生精味之至師曠善識味平公賜之食師曠曰此勞薪為爨平公試問之宰人曰用故車脚炊飯晉武帝賜荀勗食進飯即謂座人曰此勞薪炊飯也座者未之信密遣問之果是車脚炊也蓋此之謂

沈香山火

隋主除夜設火山數十盡用沈香木根火山暗則以甲煎沃之香聞十里江淹詩金爐絕沈燎綺席生浮埃則沈燎始於梁矣李商隱詩沈香甲煎為沈燎玉液瓊酥作壽杯當用前事李白詩博山爐中沈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李賀詩沈香火煖茱萸烟酒觥綰帶新承懽王建詩院院燒燈如白日沈

香火底坐吹笙三詩皆用沈香火卽所謂沈燎也

三儺

論語疏曰儺逐疫鬼也爲陰陽之氣不節厲鬼隨而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黃金爲四目熊皮爲帽口作儺儺之聲以驅疫鬼一年三度爲之按月令季春命國儺季秋天子迺儺至冬又曰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張衡東京賦曰卒歲大儺驅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芻侏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礮雨散剛瘳畢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廉品大儺賦曰於吉日之上戊將大蜡于臘烝乃班有司聚衆大儺天子坐華殿臨朱軒凭玉几席文旃率百隸之侏子羣鼓噪于宮垣二賦只言冬儺耳春秋之儺

蓋少見唯唐孫頴有春儺賦曰是月也建斗於辰日交長至有司方陳大禮展時事達九門以磔攘協四靈而滌器匪歲之卒乃春之季令陰氣以下降使陽和而上利順三時而不忒協諸福而畢萃然則此禮唐時猶行之所謂順三時而不忒者三儺也

小雨由山

張士伯禱雨於崑山忽聞空中語曰大雨由天小雨由山神仙盛遇有人叩其所祈雨神告之曰雨禁絕重

沃焦山

元中記曰天下之大者東海之沃焦石焉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隨盡故水東流而不盈物類相感志曰沃焦山

東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峙高深莫測蓋稟至陽之爲質也海水激浪投其上翕焉而盡計其晝夜翕攝無極若熬鼎受其灑汗耳此道家之說無是山也四海受百川之漲必然洶湧而溢也

吳融沃焦山賦曰域中公子問于方外先生曰蓋聞水之大也下環乎地上浮於空無象無邊夷猶洪濛百派千流皆歸於東何巨源之深也萬古能容何九州之高也不淪其中先生曰混沌死乾坤始東南傾川澤委帝乃慮海旁溢彼山中峙復孕以火用銷其水此沃焦之爲義真宰之元旨者也請言其狀也巉乎萃乎赫曦乎翕絕乎陰陽熾炭天地開鑪景風鼓吹赤帝規模成於妙有拔彼虛無處

冷能熱雖燔且濡於律則黃鍾取法在易則旣濟相符岷峽兮壓海萬里鴻洞兮烘天一隅掖馮夷軋天吳鱗介旣難以潛伏草木安得其芬敷巨靈不能擘畏其爛手愚公不能移憚其焚軀靈漲疑竭大室若枯爾其水之來也浩浩爭奔滔滔不住蹴嶽摧阜跳天沃霧暘谷無地扶桑失樹雷奔潮走雪飛沫聚吞吐造化浮沈朝暮一歸塘歸塘一作墟之積積旣久而還盈一尾閭之洩洩不供而旋注苟彼不爲煎熬何物當其委輸

沓潮

番禺記曰早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謂之沓潮 劉禹錫沓潮歌曰屯門積日無回颺海波不歸成沓潮轟如鞭石屹且

搖且空欲駕龍鬣橋驚湍蹙縮悍而驕大陵高岸失容堯四
邊無阻音響調背負元氣掀重霄介鯨得性方逍遙仰鼻噓
吸揚朱翹海人狂顧迭相招尉衣鬢首聲噍噍征南將軍登
麗醮赤旌指揮不敢囂翼日風迴沴氣消歸濤納納景昭昭
烏泥白沙復滿海海色不動如青瑤叙日元和十年夏五月
大風駕潮南海泛溢南人云沓潮也率三歲一有之

入閣

歐公五代史李琪傳曰唐末喪亂禮壞天子未嘗視朝入閣
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卽退獨大臣奏
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弄朝而已明宗卽位詔羣
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唐故事天子日御殿

見羣臣日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
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
便殿也謂之入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迺自正衙喚仗
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
衙正朝也其禮尊閣燕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
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
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
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
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
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

按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三品以上入閣議事命諫

官隨之有失輒諫則入閣已見于貞觀中不止開元間退
御紫宸受朝乃云入閣也德宗貞元制自今後五日一御
宣政殿與羣臣相見則是不行人閣之禮矣元宗時優人
有求賜魚者元宗曰五品以上入閣以魚袋合符汝不可
得如武后時崔承慶上疏曰五品以上佩龜者后改魚用
龜別勅宣召恐有詐妄故內出龜合然後應命六典曰魚
符以備別勅宣召此其制也宋元憲公曰唐制每遇坐朝
日卽爲入閣及其叔世務從簡易正衙立仗遂廢其後或
有行者人所罕見乃復謂之盛禮宋公乃于御殿亦曰入
閣何也按唐合元殿至宣政殿紫宸殿皆在大明宮中大
明宮者東內也其噴仗入閣與歐公同西內太極殿卽朔

望受朝之所亦正殿也太極之北有兩儀殿卽常日視朝
之所也太極殿兩廡東西二閣二閣有門當又轉北而入
兩儀一如東內之制鄭谷入閣詩祕殿臨軒日和鑿返正
年兩班文武盛百辟羽儀全霜漏清中禁風旗拂曙天門
嚴新契勸仗入乍承宣玉几當紅旭金爐縱碧烟對揚稱
法吏贊引出宮鈿言動揮毫疾威容報簿專壽山晴靄黛
顛氣暖連延禮有鸞鸞集恩無雨露偏小臣叨備位歌詠
泰階前

數行俱下

應奉字世叔讀書數行俱下續漢書宋武帝才思朗捷省書奏
五行俱下梁昭明太子讀書數行俱下過目皆憶

通五經

石蒼東海人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蔡元汝南人學通五經帝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井丹扶風人受業太學通五經魯丕字叔陵兼通五經為當世大儒見東觀漢記張霸博覽五經孫淋劉固等並慕之漢人往往以通五經為重其曰五經無雙許叔重許慎也五經縱橫周宣光周舉也五經紛綸井大春井丹也五經復興魯叔陵魯丕也皆得通五經

論石渠

歐陽地餘為太子中庶子以尚書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張山術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戴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薛廣德以魯詩教授蕭

望之數與論議器之充論石渠周堪與孔霸俱事大戴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今論石渠施讐為博士論何異於石渠林尊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韋元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張長安論石渠至淮陽中尉論石渠之漢其新如此

侍詔金馬門

公孫宏徵賢良文學擢對策一拜博士侍詔金馬門賈捐之上疏言得失侍詔金馬門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侍詔金馬門三輔黃圖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被公召見讀誦益召高才劉向張子僞華龍柳褒待詔金馬門元帝時鄭朋上疏言許史子弟章視周堪堪白令待詔金馬門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文待

詔金馬門如清日英待詔金馬門漢盛選也以漢之久而膺
此選者僅若此耳殊不輕畀也李白詩晨趨紫禁中夕待
金門詔劉禹錫詩籍通金馬門身在銅駝陌李端詩漢主金
門正召才馬卿多病自遲迴鄭谷詩貴為金馬客雅稱水曹
郎

酒法

月令仲冬曰是月也乃命有司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
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
差忒釀酒之事盡在此矣苟能精之豈不佳哉人顧未精于
此耳

月令注曰有司謂煮酒之官煮酒二字蓋出于此歐陽公

醉翁亭記曰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蓋取諸此

猥

猥猥是兩物猥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猥失猥則不能動高
后紀曰計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此
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來每豫上樹久
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
說文曰猶攬屬一曰隴西犬子謂之猶猶余
攬切

雁子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雁子布滿充積用雁子甚佳王維詩
蘆笋穿荷葉菱花冒雁兒此用雁兒甚新易林曰鳳有十
子同巢共母懷以相保晉王獻之詩客從北方來言欲到交

此遠行無他貨唯有鳳凰子百金不我壽千金難爲市山海經曰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圓圓古卵字

佛佛讚

佛佛讚曰佛佛怪萌被髮操竹獲人則天昏蔽其目終亦號
咷反爲我戮 物類相感志曰佛佛出四南蠻宋建武中安
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佛佛能負千斤既力若此何能
致之對曰佛佛見人喜笑笑則下唇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
可爲髮血可染衣手似彌猴人面而紅俗人言鳥聲善知人
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微之詩佛佛穿筒格猩
猩置屐馴佛房沸切

珧

郭璞江賦曰玉珧海月吐內石華晉安海物異名記曰肉柱
膚寸美如珧玉臨海異物志曰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趙德
麟侯鯖集韓退之詩所云馬甲柱正謂此字書曰珧脣甲可
飾物爾雅釋弓曰弓有緣以金爲之謂之鈇以玉爲之謂之
珧今人但用瑤字固自有珧字也東坡詩金鑿玉膾飯炊雪
海螯江柱初脫泉但有柱字李商老詩江瑤初脫柱蠓山憐
疊嶂却用瑤字也

三嚴

唐續時令儀曰唐制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爲一嚴侍中奏開
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爲再嚴侍中奏請中嚴羣
臣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二刻搥三鼓爲三嚴侍中中書

令以下俱詣西閣奉迎鑾駕出宮詣太極殿西都賦曰衛以
嚴更之署注曰嚴更督夜行鼓唐制所謂嚴者亦以鼓也

相經

銳頭注曰赤帝樂叶圖宋均大頭黑帝長頭湯長頭而寡髮晏子
一尺三寸出頭小銳世說方面帝蒼圓面帝赤廣面帝白深面帝黑
東觀漢記舜援神契漢高日角伏羲孝經援神契子產管子
並河龍顏祖管寧列傳月角晏平仲管子犀角尾生管子
圖長頸禹尸修頸黑帝魚角柳下惠珠衡曾子伊尹仲由
犀李固伏犀貫石枕袁天周魚角管子珠衡曾子伊尹仲由
網相寶軌伏犀貫石枕袁天周魚角管子珠衡曾子伊尹仲由
神契曰伏犀貫石枕袁天周魚角管子珠衡曾子伊尹仲由
黃帝廣類折額周欽頤折額醜貌額有三理老于額有三龍額
龍額河圖折額駭人汝南先賢傳額有五柱頂隋高貌如
婦人張良學堂本學堂瑩夷重瞳舜項羽漢書呂光目瞳

方李泌梁分明武昌君嚴尤三將目有精光孫權江眸子如

電如巖下電世說目視日不眩王戎晉書又竹林七賢傳曰

大目老子金笥內經子夏長目史記目如懸珠東方深目

康僧淵疏目目光外射隋高祖目如秋水李眉白毫伏義

年拾遺記馬眉八采堯眉八采直兩眉甚堅如八虎眉文帝王

世秀眉列傳通眉賀鬚眉如畫馬援東觀漢記王規千寶晉

梁眉間一尺伍員吳越春秋莫邪虎鼻伏義馬如畫梁褚翔

淵山不說日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鼻有伏藏太公摘大鼻陳

漢山準伏義馬並虎鼻隆準始皇漢高大口舜孝經援神契

象光武東觀漢記孫虎口始皇海口孔子海口言如斗星遶

口摘輔象方口老子金笥內經烏喙禹尸子越王越世齒

如編貝東方朔疎齒老君神駢齒武王元命苞夫耳三門老子

記長耳老子神方頤帝警帝系孫兌頤黃帝斂頤蔡澤歧頤史記

后稷春秋鳳頸王通手握哀文舜手握十文老子神展手

過尺李達前手文曰武武帝文在手仲子手過膝尹喜關令

王隱晉書劉曜載記劉備三國志猿臂李廣鳶肩盧敖淮南子

駢脇重耳呂勝膺文王淮南子許腰十圍尹繹晉書朱泚龜

背仲尼孔叢子倨身伊尹晏背若有負馬豺聲越椒左傳商

始皇王世充隋書王敦晉書

陶宏景相經序曰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
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
其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劉孝標相經序曰命之

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二公之言皆名言
也孝標又曰日角月偃之奇龍樓彪踞之美地靜鎮于城

纏天闕運于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鱗交
映井宅既兼食價已實抑亦帝王御相之明效也

茶爐筆牀

天隨子每于寒暑得體中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齋一策書
茶爐筆牀釣具權船鳴榔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笠

叢書

香水

任昉述異記曰魏武陵中有泉謂之香水古詩云安得香水
泉濯郎衣上塵一說香水在并州香山其水潔香浴之去病

吳故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又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
濯妝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香水二字尤佳然石曼卿荷花
詩洛渚微波長映步漢宮香水不濡肌乃以爲漢宮也只此
分香一事亦魏武也唯陸機喜用陸機弔魏武文曰余爲著
作郎遊祕閣見魏武令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
爲學作履組賣也弔曰紆佳人于履組清塵慮于餘香下一
句奇絕

緯畧卷七

緯畧卷八

通爾雅

漢武帝得鼠終軍知之曰厥號曰鼯其文如豹詔何以知之

對曰名見爾雅帝嘉之賜帛爾雅之業遂盛

郭璞爾雅注何承天纂文

世祖大會靈臺得鼠熒熒光澤帝異之問羣臣莫知對竇攸

對曰鼠名鼯詔何以知之對曰名出爾雅詔祕書審計如其

言上喜賜帛諸侯子弟從之受爾雅

三輔決錄

漢侍中劉秀表

曰宣帝時擊磬發盤石于上郡石室中有反縛二人時臣秀

父向爲諫議大夫謂此二負臣也詔問何以知之對曰出山

海經其曰二負之臣曰危與二負殺竇窳帝乃梏之疏屬之

山桎其右足反縛其手上大驚一時多奇之又孝武帝時

有獻異鳥者不知何以食之東方朔見之能言其名又言所當食問朔何以知之曰山海經所出也此與通爾雅者如合一揆矣

水事

淮南子曰九疑之南山事少而水事多水事二字妙甚邠昂蚌鷸相持賦曰水濱父老以漁弋爲事此句全學南史所云沿潮居民以鵝鴨爲業也晁無咎跋王右丞捕魚圖有晚道吳江如此漁者業廉而事佚用事字更好皮日休詩序曰各補茶事十數條林和靖詩亦曾用茶事二字茶事尤清絕

孔硯

唐王嵩粵孔子石硯賦曰旁積垂露中含偃波八字奇特常

人筆力不可到 李賀青花紫石硯歌圓毫促點聲清新孔硯寬頑何足云迺以爲寬頑何也 劉禹錫硯詩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竈下豈天然亦不以爲然也 宋景文公摘粹曰河東舜廟中有大硯一方尋尺刻文曰帝鴻氏之硯魯廟中有孔聖修六經硯方一尺三寸中心已穿穴蜀犍爲人得楊雄草元硯如今制去其圭角汾水王通廟中有通隋時續六經所磨硯伍緝之從征記曰魯國孔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時物也庾肩吾謝銅筆格啟曰烟磨青石已踐孔子之壇當是青石也

笏

王子充笏賦曰殊相逸發奇文秀起此八字全如晉人傳及

世說中言句 蔣防鎮圭賦曰雲虹發色冰雪成姿上一句甚佳下一句恐玉非冰雪之潔耳然尸子曰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

東方朔有相笏經袁天綱又有相笏經郭先相笏經陳混掌相笏經古相手板經六卷

熬波出素

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獨與眾異以示鎮東將軍顧愷之愷之曰卿此賦實高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仲春飛霜暑露齊書此十六字直可在元虛之表 王誕字茂世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冊出本示誕誕曰猶少叙節物一句誕便擊筆接其秋冬代變

云霜繁廣除風迴高殿珣嘆美而用之古人服善有如此者今世無此矣然融賦出於自筆珣策乃誕益之尤為可服東坡詩柳絮才高不道鹽直用融語三字也 管子周禮注曰煮水世本曰宿沙作者煮鹽廣志亦曰煮鹽鹽鐵論曰煮海曾連子曰煮沙益州記嶺表錄異皆用煎字融賦直曰熬波出人意表宋景文詩濯錦萬梭催貢筐熬鹽千井算牢益乃用牢字景文雪詩鹽波熬巨浸縞頃界中田用鹽波甚新

春秋列國文章

讀左氏傳甚愛鄭楚文章自典謨誓命以下無有而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取以約史者未可及也因悟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其重

複精詳至再至三如此文章安得不好

文筆遲速

武帝春秋二十九得皇太子枚臯與司馬相如作皇太子生賦臯為文疾受詔輒成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見漢書顏延年與謝靈運俱以詞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敕各撰樂府北征篇延年受詔輒成靈運久之乃就宋書葛稚川以為長卿製作雖遲而首尾溫麗枚臯雖敏而時有累句故知急行無善迹矣楊子雲又謂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走檄必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策非相如不可

太元法言

桓譚新論曰子雲新造法言太元也人貴所聞賤所見故輕

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元次五經也王充論衡曰楊子雲作太元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以與並肩若生于周世則為金匱也二子之論如一葛稚川曰充所著論衡北方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到江東得之嘆其文高度越諸子嗚呼世安得復見伯喈者乎稚川又曰盧生問云蔡伯喈張平子才足著書正恐年遠旨深世人不解故不著也余曰若如來言子雲亦不應作太元經也然顏容春秋例曰著作之事前有司馬遷楊雄後有鄭眾班固近即馬融鄭元遷史記不識畢公為文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楊雄法言不識六十四卦而云所從來遠矣嗚呼難哉

幼文言

班固九歲作頌賦東觀漢記 曹植十歲屬文文選人名錄 阮籍八

歲庾闡九歲屬文魏氏春秋 劉孝綽七歲屬文南史 邱遲八歲屬

文庾肩吾何遜八歲賦詩陸從典八歲作文梁書

葛洪論史記

西京雜記曰司馬遷發憤作史記一百三十篇先達稱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次為項羽本紀以據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叙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一代之偉才然觀太史公之言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故述往事思來者嗟乎知遷之志洪其庶幾乎

玉蟾蜍

廣川王發晉靈公冢甚瓌壯器物皆朽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空五合如新王取以盛水滴硯常袞詩綴簾金翡翠賜硯玉蟾蜍 劉禹錫詩玉蟾吐水霞光淨綵翰搖風絳錦鮮 胡文恭詩點筆乍驚蟾滴漬闕 漿寒夏英公詩玉蟾分滴漬圓池 宋景文公詩獨憶王筠齋壁詠玉蟾飛溜入霞箋蓋用此 吳融硯賦曰玉蟾一滴松煙四上上句四字妙甚用玉滴佳

蘭賦

仲子陵幽蘭賦曰真正內積芬華外揚和氣所資精英自得此十六字超出筆塵蹊徑吳筠竹賦曰契道合靈表貞示節用道字貞字亦不在蘭賦下

鍊石補天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于是女媧氏

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出淮南子蒼天西北小

闕庖犧見之惡不悅冶鑄五色石合為一乃以補之出異苑

歸美山山石紅丹赫若采繪我我秀上切霄隣景名曰女媧

石大風雨後天澄氣靜聞絃管聲王韶之南康記劉孝威曲水詩

序曰女媧補石重華乘金唐人鍊石補天賦曰天何言哉有

闕則補持五石而是用俾四時而能取成乎圓象故資可轉

之功定彼乾儀蓋俟至堅之主所以裨覆幬仰周普磨礪入

鍛成功豈濫于宋人緝綴為勞至德何慚于山甫司空圖詩

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日月崔桐詩補天留粉石緝

地入青山韓愈詩玉盃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李賀

詩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屏風隔座

鄭宏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宏

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漢書景

帝時紀陟父亮為尚書令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

分隔其座張勃吳錄唐人試進士嘗以隔座雲母屏風為題

梁劉孝威謝勅資畫屏風啟曰紀亮所隔唯珍雲母武秋所

顧止貴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踰

魏賜馮商莫能賦李尤誰敢銘此乃用紀氏故事也

十種琉璃

大秦國出青白黑黃赤綠紺縹紅紫十種琉璃魏又有五色
玻璃紅色者最貴元中程氏繁露引魏書有天竺國人至
京自言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石鑄之所謂琉璃者謂
其如玉也若以石鑄之曾何足珍按廣雅曰琉璃珠也韻集
曰琉璃火齊珠也則知琉璃爲玉物也晉潘尼琉璃碗賦曰
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於是遊西極望大蒙歷鍾山
闕燭龍覲王母訪仙童取琉璃之攸華詔曠世之良工纂元
儀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圓盛月盈纖瑕罔麗飛
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
其清剛過金石勁勵瓊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濁如潘尼所賦
的非以石鑄之者矣

碧

古人賦中最好用碧字 張衡南都賦曰綠碧紫英青腹丹
縹左思吳都賦曰紫目流黃縹碧素玉又蜀都賦曰青珠黃
環碧碧芒消李邕石賦曰苔蒸剝落雨露淋漓冰碧藻耀繪
畫紛披用冰碧二字尤佳廣志曰碧有縹碧有綠碧出越傳
說文曰碧石之美者矯世論曰碧似玉唯猗頓能別之

木難

曹植樂府詩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廣志曰木難珠黃
色生東夷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口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大
秦土人珍之崔豹古今注以木難爲莫難

水仙賦

余二十年前作水仙賦自恨筆力欠奇偉五年前楊仲因自
蕭山致水仙花一二百本極盛乃以兩古銅洗蕤之學洛神
賦體再作後水仙花賦頗愜人意近讀金樓子云劉子元好
學有文才為水仙花賦時人以為不減洛神賦余固不敢望
知幾萬分一亦知名人製作自有意會古人也楊仲因今
名困道

畫二疏

晉王彪之詩序曰余求致仕詔累不聽因扇上有二疏畫作
詩一首以述其美王彪之詩不可見東坡有二疏圖贊則二
疏故事後人每以為圖然隋朝畫品有高貴鄉公所畫祖二
疏圖今當不復有此矣舊讀顧況詩有二疏家父子錯挂冠
梁鴻夫妻虛適越殊不可曉當有激云爾

順下風

齊孔稚圭元館碑曰赤松家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廣
成居崆峒之上軒帝稟順風之禮蓋用莊子黃帝問廣成子
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
而進再拜稽首而問焉稚圭下語瓊壯如此越王請于范子
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成矣寡人聞夫子之于陰陽進
退之理預知未形來聽下風越絕
書聽下風聽於下風也

不喜俗人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曰不喜俗人而嘗與之共事或賓客
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阮循性簡不
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誤相報遇輒便捨去臧榮緒
晉書晉人風

尚高曠往往如此不止嵇阮而已

削藁

漢孔光典樞機十餘年時有所言輒削草藁 周就素重慎
周密上封事輒削去草藁 後漢樊宏謙柔畏慎所上便宜
及陳得失輒手自寫毀草藁 皇甫嵩畏慎前後上表陳其
補益者百餘事皆手書毀藁 魏陳羣前後密諫得失每上
封輒削草 魏任嘏每納忠諫輒手書壞本 北齊封隆文
首參經略奇謀異算密以啟聞上書削草藁 宋謝宏徽每
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草

罰酒

梁孝王遊忘憂之館集諸遊士使各為賦枚乘為柳賦路喬

如為鶴賦公孫詭為文鹿賦鄒陽為酒賦公孫乘為月賦羊

勝作屏風賦韓安國作風賦不成鄒陽代之罰酒三勝餘各

賜絹五匹出西京雜記 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道尚

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闇昧愛好文雅

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紛良用反側其和道等各罰

酒魏志 石崇元康六年從京出為征西將軍有別廬在南縣

界澗谷中時征西大將軍王詡當還長安與眾賢共送往澗

中晝夜遊宴遂各賦詩不能者罰酒邑令潘豹散騎常侍劉

邃南郡太守石崇各罰酒三勝金谷園詩序 觀此三事則蘭亭修

禊賦詩不成者罰酒非止此也

楷書

晉中經簿曰有緗素書白練楷書黃紙楷書白絹行書二尺
竹牒楷書白練絹楷書廣內置楷書吏自晉始唐元宗始以
隸楷書易古文尚書今儒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宋景文公
嘗言蘇頌撰朝覲壇頌曰有乚虞氏館閣校讐官于乚字之
右點曰疑不知有楊備者得古文尚書釋文知乚字爲古稽
字此開元以隸楷書易古文之失也

孔子因史作春秋

阮籍孔子誅曰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因

作書四
字甚佳

瑠璧

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瑠璧欲以貢于趙王于是

遣明光奉璧之趙瑠古和字琴操今善琴者傳卞和操有其聲
而亡其辭惟存一句可認云卞和三獻人不識以餘觀之非
當時操也蔡邕記卞和楚野人嘗居山耕種因得玉璞以獻
于懷王王以爲欺謾斬其足和作操曰悠悠沂水經荆山兮
精氣鬱決谷巖巖兮中有神寶灼灼明兮穴山採玉難爲功
兮

雲夢

尚書曰雲夢土作乂本朝太宗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
詔改禹貢從古本按孔安國注云雲夢之澤在江南是不然
也左傳曰吳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
戈擊王王奔郢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

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
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又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
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曰楚之雲夢跨江
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

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為江南為夢江
北為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即今之公安石
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迺水之所委其
地最下江南之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矣此古本
之為允也以上皆筆談所記余按寰宇記曰雲夢澤半在
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常半出寰宇記本樂史所撰
史太宗時人則沈郭未嘗見寰宇記也然沈辨未得其詳

且周禮荊州云其澤藪曰雲夢鄭康成注曰雲夢在華容
禹貢云雲土夢作又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
之夢又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杜預云南郡枝
江縣西一作南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
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夢也雲夢一澤而每
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
跨江南北亦可獨稱雲稱夢耶酈道元水經謂自江陵東
界為雲夢北界為雲夢之數亦不明指一處不可專以夢
在江南雲在江北

元圖

張衡元圖曰元者包含道德構掩乾坤橐籥元氣稟受無原

又曰元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與先其言冥
眇契理如此殊少傳斯圖也

太素

易乾鑿度曰太素質之始也雄含物魂號曰太素雌雄俱行故能含物
魂而生物也獨言帝王世紀曰形變有質謂之太素太素
之前幽清寂寞不可為象惟虛惟無蓋道之根自道既建由
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謂之麗洪蓋道之幹既育萬物
成體于是剛柔始分清濁始位天成于外而體陽故圓以動
蓋道之質 禮斗威儀曰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
太素質莖乃道之根也 張衡靈憲注曰太素之前幽清元
靜寂寞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靈如是永久焉斯為冥莖楊

檄靈賦曰太易之始太初之先由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

馮馮沈沈不可奮搏與此同意兆并體同色坤屯不分坤屯音陳思王鬪醜說曰昔太素

氏不仁勞我以體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之真

也 阮籍通老論曰焉得松喬願神太素逍遙區外登我年

祚陸機詩澄神元漠流棲心太素域弭節欣高視俟我大夢

覺顧公直答陸機曰恢恢太素物物初基在昔哲人觀衆濟

時

天圓地方內景 外景

單居離問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
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
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

曰方方曰幽圓曰明明者吐氣是故外景幽者含氣是故內
景廣雅曰天圓廣南北二億三萬二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
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一億
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下地至厚與天高等

天九野

呂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

尚書考靈曜曰隸天廣雅曰上天東北方曰變天北方曰元天西北方曰幽

天西方曰昊天尚書考靈曜廣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

尚書考靈曜曰赤天東南方曰陽天淮南子亦曰天有九野春秋內

事曰天有十二分次日月之所躔也所謂十二分次者即分

野也前人多與分野並言少言天分翟楚賢碧落賦曰五

石難補九野環舒星辰麗之而照耀日月憑之而居諸蓋用
九野事也

天宇

梁元帝纂要曰天地四方曰六合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
今謂之宙顏延年詩大微疑帝宇瑤光正神縣用此字宇

劉允濟天賦曰粲黃道以開域闢紫宮而為宇徐彥伯

南郊賦曰告紫宙之成功定皇天之寶位王勃七夕賦曰

霜凝碧宙水瑩丹青用字皆新奇

渾天記

賀道養渾天記曰昔記天體者有三渾儀莫知其始書曰璇
璣玉衡以齊七政蓋渾儀體也二曰宣夜夏殷之法也三曰

周髀周髀所造非周家術也近世復有三術一曰方天興于王充二曰軒天起于姚信三曰穹天由於虞喜皆以臆斷浮說不足觀也惟渾天之事徵驗不疑此論精確

漢渾儀土圭

義熙起居注曰十四年相國表曰問者平長安獲張衡所作渾儀土圭歷代寶器謹遣奉送歸之天府宋顏延之請立渾天儀表曰張衡創物蔡邕造論戎夏相襲世重其術臣昔奉使入關值大軍旋旆渾儀在路肆觀奇祕絕代異寶旋及王府考諸前志誠應夙聞尚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崔瑗所謂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經志所云圖憲所本故體度不渝精測尚矣則七晷運變無匪康時九代真觀不絕可歷臣夙

懷未意懼于非任今忝惟職統敢昧死以聞

月節

范子計然曰月行疾二十九日三十日間一與日合取日之

度以爲月節

月節二字他書未之見也

天雞

元中記曰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卽鳴天下雞皆隨之物類相感志曰大荒東極至鬼府山臂焦山脚巨洋海中昇載海日蓋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鳴潮水應之 溫庭筠詩漏轉霞高滄海低頗梨枕上聞天雞用天雞也 陳陶詩朝天半夜聞玉雞

星斗離離礙龍翼用玉雞也 李白詩半壁見海日空中聞
天雞

雲占

左氏傳曰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太
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于令尹司馬也王曰除
心腹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終不禳京房易飛候曰黑雲如
羣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兵書曰有雲如丹蛇隨星後大戰
殺將又曰雲如雌雉或如雄雉臨城其城必降吳範占候祕
訣曰有青雲如雉兔臨城營軍敗走地鏡圖曰齊氣之見爲
牛雲氣占曰趙雲如牛北夷之氣如牛蔡邕獨斷曰夏至日
南方有赤雲如馬者離氣也春秋元命苞曰堯母索扶升高

邱有雲如彪感已生泉陶以上所言鳥獸之形皆所以占雲
也按兵書又曰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
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美人魏雲如鼠齊雲如
絳衣越雲如龍頭蜀雲如困呂氏春秋則曰水雲如魚鱗山
雲如草莽旱雲如烟雨雲如波魏子曰北夷之氣象羣羊南
夷之氣象船山海之氣象樓臺宮闕都邑之氣象林木正此
之謂

天賦

混成發粹

劉允濟天賦

養空栖無

翟楚賢碧落賦

名也者純陽之精形也

者太無之精

天賦

健賦陽乃天之德陰乃地之符剛乃天之義柔

乃地之樞

陸肱乾坤為天地賦

天之道也存乎至輕范榮三無私賦以上數語

皆極其妙

裁成風雨

劉允濟天賦曰驅馭陰陽裁成風雨用裁成于風雨之上方冊中無此文章也

相雨

黃子發相雨書曰四方有濯魚雲疾者立雨濯魚雲遲者少雨難至江漢雲疾者即日雨

黃子發相雨書又曰常以戊申日候日欲入時日上有冠雲不問大小視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候日始出日正中有雲覆日而四方有雲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四方有雲如羊如猪雨立至四方北斗中有雲後五日大雨四方北斗中無雲惟河中有雲三枚相連狀如浴猪猪三日大雨以丙丁之辰四方無雲惟漢中有者六日風雨和常以六甲之日平旦清明東向望日出時日上有雲大小貫日中青者以甲乙雨赤者丙丁雨白者庚辛雨黑者壬癸

雨黃者戊巳雨六甲日四方雲皆合者即雨以天方雨時視雲有五色黑赤並見者即雷黃白雜見風多雨少青黑雜者雨隨之必滂沱流潦京房易飛候曰凡候雨以朔望望雲漢四塞者皆當雨東風迎日當雨有黑雲氣如覆船于日下當雨有黑雲氣如羊奔當暴雨有黑雲如水牛不出三日大雨有黑雲如羣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有雲如浮船皆為雨北斗獨有雲不出五日大雨四望見青白雲名曰天塞之雲雨微也有蒼黑雲細如杼袖蔽日月五日必雨雲如兩人提鼓持杼此為暴雨夫占雨之法盡錄于此

雲扶日

洛書曰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 權德輿詩更有觀臺稱賀處黃雲扶日瑞昇平 宋景文公詩雲路舊扶黃道日霞觴新映六符天用此事又有所謂黃人捧日出道書晏元獻公詩青帝回風初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

陽關三疊

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叢然無復節奏有文勛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迺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自注云勸君更進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第一句不疊審矣

樂石

嶧山碑曰刻此樂石人多不曉顏師古謂以泗濱浮磬作碑者也封氏開見記爾雅曰魯國鄒縣有嶧山純石相積連屬成山史記曰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刻秦功德鄒山記

曰山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壞土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俗謂之嶧孔太平廣記其石玲瓏秀潤宜于孤桐可中琴瑟疑嶧山之石自可磬音不但泗濱之石也此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模搨



其不焚之由最難考不識其詳

出此山而西大宛南登山則入海國之國入海十里命羅漢

有山名曰中突巖嶺山之名曰

其山名曰大宛巖嶺山之名曰

緯畧卷八二十里南出十二百里

太平 命羅漢

可謂命羅漢

